

三個叛逆的女性

沫若自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947B

耳

安

(二幕)

登場人物

酒家母

其女

游人

聾婆

盲叟

幼女

議政屍

甲

乙
衛士

丙

丁

一
衛士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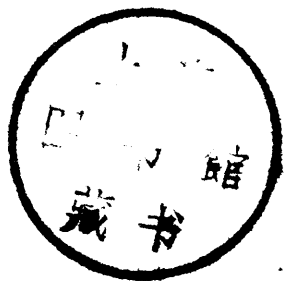
二
衛士

三

另衛士十餘人
居民若干

第一幕

濮錫橋畔



澗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將殘謝的時候。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澗陽橋』三字，右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爲座場，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前半爲廚場，後半爲內室。

廚中酒家母女二人對坐紡紗，母年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這嚮的生意真是冷落啦，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麼。

母 怪不得甚麼？就要怪你呢：你的身份可拿夠了。

女 姆媽，你那麼怪得我。難道你要叫你女兒學那些不三不四的妓女嗎？

母 並不是要叫你學甚麼妓女。有客來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待一下，替他們斟斟酒，這於你的面子又會丟掉甚麼呢？

女 不過呢——

母 像我年輕的時候，我的爹還在，他一天到晚好酒貪杯，甚麼正經事情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我一老，生意便做不

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緣故罷？

母

那有那麼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亂，人是愈喜歡喫喝的。像我活了這三四十年，那一年的世道又曾平靜過呢？別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是我們做不來。

女

姆媽，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

母

你曉得，爲甚麼不體貼我的意思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加以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樣。男子漢我是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兩天那位聶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啦。臨走的時候，你不是還送了一枝桃花嗎？

女 (羞紅起來) 我從今天起就照姆媽的意思做罷，我什麼人

都去殷勤他，讓人家也把我當成妓女！

母 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己不是妓女？你要曉得我這樣教你，也爲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一個女兒。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親要爲我做什麼。你老母親如果是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 你那樣說來，你是在呪我早死了啦！

(少女無語，撇下紡車，氣沖沖地向內室走去。)

母 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什麼人在看待了呢？我是你親生的父母呢！啊，我要是死了，你纔曉得好歹。

（灑水中游船盪槳聲由遠而近，同時有一片男女合唱的歌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近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歌聲至酒店欄外時，有人伸出頭來，舉起一個酒瓶，向酒家母索酒

游入 媽媽，請你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 (起去應付) 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坐呢？

游入 在這河裏一面划船，一面喝，滿好的。春姑娘怎麼不見呢？

母 那丫頭又和我嘔氣了，像那樣出不得世的人真沒法。

游入 滿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還沒有開苞的時候總是不肯見人的啦。好，請了，這是酒錢。

母 謝謝你。

(游入退去。酒家母復回廚中紡紗，水中盪槳聲與歌聲又漸漸由近而

遠
（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爲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母 春姑，你終不出來嗎？你到底要和娘作對到幾時呢……

你紡了半天的線，連半錠也沒有紡好……哎，如今的女人們真是了不得，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別人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兒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法……

（聶婆，年可廿四五，着男裝，自右首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忽，走向酒家去。酒家母見聶婆，驚喜着叫出。）

母 喂呀，聶先生！你已經從韓城回來了嗎？

聶婆 （驚惑）我不是……

（少女自內室中走出，凝視着聶婆。）

母 哦，不是，你沒有走到韓城就回來了嗎？請坐，請坐。恐怕口

是走渴了，肚子也走餓了，春姑，你趕快備點酒菜來。

（酒家母聶婆就坐，少女在廚下準備。）

聶婆（疑惑不定的）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母 噯喲，怎麼不會認識？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纔不久的事情嗎？我怎麼會不認識？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糊塗呢。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聶婆 我？我是從齊國來的，從齊國的軹深井里來的。

母 是呀！這我們前回就曉得了。我問你的是走到甚麼地方回來的呢？你前回不是纔走向韓國去的嗎？

（少女捧酒食來。）

女 媽媽你認錯了人，這不是那位聶先生呢。

母

（呆視着）哦哈，真個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聶先生要壯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想不到竟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纔有一位聶先生也是軼深井里的人走到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的啦。

聶婆

媽媽，真的有那樣的人來過的嗎？他是不是單名叫做聶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嚴仲子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他那天因為天氣熱起來了，還留下一個衣包在我們這兒，說等回來時再來取。春姑，你進去取出來，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罷。

（女入內室）

他那天走到我們這兒，也恰好是正午的時候，剛好遇着嚴仲子他們在我們這兒打尖，想不到他們纔是

絕好的朋友呢。他們在我們這兒喝了一會酒便分手了。那位聶先生是你聶先生的甚麼人呢？兄弟？

聶婆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們這樣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不過你要比他清秀一點。

聶婆 我們是一胎生下來的雙生子，小的時候在家裏，父母都有時認錯的。（少女捧衣包出，聶婆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這些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女 怪不得，怪不得。你先生請喝些酒罷。

聶婆 不，我不喝酒。饅頭假如便當的時候，我想喫些饅頭呢。

女 好的，今朝剛好蒸得一籠肉饅頭。

(少女到廚房檢饅頭。)

母 稍微喝些酒不要緊罷。

聶婆 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 真難得。前回那位聶先生也是一點也不喝。像我們這個地方，男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魚兒要找不喝水一樣啦。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的風氣向來很不好，沒有女人和酒是沒有天日的。像這兒濮水河裏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游船盪着的呢。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腔調。

(濮水河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嗑不盡的葡萄美酒，
使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墳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聶嬰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饅頭來)媽媽，你要曉得，就是

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喫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鬧成了這箇樣子了。

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為要吃饅頭，差不多要把我掙去賣了。

母 噯喲，你真會誣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向聶婆）先生，你要曉得我這箇丫頭真是奇怪喲，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她不惟不去應酬，有時她反轉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識趣，什麼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見些世面，萬一我一作

古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人誰肯要呢？

女 沒有人要不要緊，我就餓死了，也不願和我不喜歡的人

應酬。

（退去紡起線來。）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就和我鬥氣了。像先

生是初見面的人，她也一點客氣都沒有。

聶婆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真是很真率。

母 噯，先生，你不要褒獎她了。前回就因為令弟聶政先生

誇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顛倒了。一時對我說

想到韓城去；一時又對我說聶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

那兒。她這一幫連紡線也沒有心腸呢。

女 姆媽，要你總會誣枉人啦。

母 我要誣枉你做什麼？我想你既是那樣喜歡聶先生，就在聶先生這位哥哥面前直說出來，請他作主等聶先生收你做箇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向聶婆）啊，聶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聶婆 （含笑）那有那樣的事。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再慢慢商量罷。姆媽，我兄弟到韓城去住在甚麼地方，你可曉得嗎？

母 這要問嚴仲子家裏人纔能知道呢。嚴家離我們這兒不遠，沿着這濮水河上流走去，有一里路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到我們這兒來，這幾天都不見出來了。

聶婆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裡慢慢探問去。

（聶婆細細嗅起饅頭來，酒家母退出店外掃地。）

漢陽橋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扶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橋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張，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籬階上。）

幼女 （向酒家母女哀訴）媽媽姊姊們，你們可以叫我們唱只曲子嗎？

母 你很會唱的吗？

幼女 會的。

母 好，那就請你們唱一只罷。

（盲叟彈起琴來，幼女曼聲唱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伐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漆智頭，用以爲飲器。
豫讓逃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趙襄如廁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廁人，豫讓乃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爲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謹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吞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讓已不能言，只是淚縱橫，
途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廁獠。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斫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還刀自刎頭。
士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母 唱完了嗎？唱得真好，真好。

幼女 唱完了，還好唱一隻嗎？

聶婆 小妹妹，你們請吃些點心罷。

（聶婆把剩餘的饅頭都獻給父女兩人，少女亦新捧饅頭一盤加上。）

幼女 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姊姊。（取饅頭兩枚授盲叟）

爹爹，你請吃點饅頭。

盲叟 （盲目中淌出些眼淚）啊，真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一

點東西也還沒有吃過呀。

母 老老，你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盲叟 我們是從韓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盲叟 那我可不曉得。我們奔走江湖的人和秋天的雁鵝差不多，過一路唱一路，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牠編成歌兒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的時候又走到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是沒有一定的呢。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有趣的事情當然是多的啦。

盲叟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多些，也就有這些好處。雖然我們在路上不免日晒雨淋的辛苦，我們有時候又免不掉要飢，免

不掉要寒，但是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或者在山林裏走的時候，或者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和小鳥兒的唱出歌來一樣，無心無意便把牠編成曲子，那時候真是再開心沒有的呢。不過這些年辰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女 爹爹，韓城的那件新聞不很好嗎？

盲叟 啊，是的，我倒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一天真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聶嫫 (忙向盲叟發問) 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 (同時) 老老，你快對我們說罷，說罷。

盲叟 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廷

上接見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們倒不曉得啦。

幼女 說是秦國的呢。

盲叟 齊國？

幼女 秦國呢。

盲叟 哦，秦國。秦國也好，齊國也好，就算是秦國的罷。那天韓國的國王和宰相正在朝廷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廷上廷下四圍都是衛兵，保護得異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提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闖到朝廷上去，衛兵擋也擋不住他，有的只以為他是秦國的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廷。但他一上了朝廷的時候，提起寶劍使

向韓國的國王——

幼女 不是國王，是宰相呢。

盲叟 我還沒有說完呢——提起寶劍便向着韓國的國王左

手邊坐着的宰相俠累跑去。他一劍便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拚死地去抱着右手邊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做擋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一刀，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麼樣了呢？

女 衛兵們該沒有動手罷？

盲叟 那箇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箇人，其餘駭的駭呆了，駭的駭跑了。呆呆的看着那位漢子只是向着他們

發笑好像還說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你還記得嗎？

（顧幼女）

幼女 我也不記得了。

盲叟 記不得也不消管他。不過頂奇怪是那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己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己的嘴唇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掉了一箇面孔割得不成箇形狀了，然後纔一刀，（做出手勢來）一刀割爆了自己的肚腹，又纔倒下去死了。（裝着倒了一下）

聶婆 （哭叫起來）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聶政呀！（餘人

均驚愕無措）

盲叟 （同顧幼女）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還是——

幼女 是一位先生呢。

聶嬰 (如前)嚴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替他報仇，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叟 先生，你不可這樣輕率呢！韓城在懸着告示徵求他的姓名，徵求他的家族呢！萬一果真是令弟的時候，先生是脫不掉干係的。

聶嬰 是的，他就是顧慮着我，所以纔那樣殘酷地把自己毀壞了。前三年，嚴仲子就來找過我的兄弟，那時候因為我們母親還在，所以我兄弟沒有立地許他。這回他又顧慮着我，竟那樣地自殺了。他的面孔和我相同，他怕的是人家畫出了圖形來尋出了他的姊姊。啊，我難道還要苟全性命，使我的

兄弟永遠沒有人曉得嗎？——啊，二弟，二弟，我的英勇而可憐的二弟！你姊姊隨你來了！你姊姊隨你來了！（起身欲行酒家母挽勒之）

盲叟 哦，姊姊！

母 先生，你是發了癡嗎？你是發了癡嗎？

聶婆 哦，媽媽，我糊塗了。（探囊金付媽）這是我的饅頭錢。

母 不是說錢的事呢。你一會兒哥哥，一會兒姊姊，你發了癡，要往韓城去尋死嗎？

聶婆 媽媽，你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什麼了。我穿的雖是男子的裝束，但是我實在是個女子。我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時候的衣裳，你看這不是很短的吗？你看我的耳垂呢，這是有

耳墜眼的。再看我這頸子罷，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

盲叟 (點頭) 唔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母 哦哈，是那樣的！那你是更不能去的了。你一箇女人要走多麼遠的長路，便在路上也夠擔心呢。

聶婆 那倒不要緊的。我雖然是箇女子，但我是怕什麼的了。人到連死也不怕的，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女 (始終掩泣着至此始進挽着聶婆) 姊姊，你可許我稱你是姊姊罷？——姊姊，我要跟你同去。

聶婆 (鎮靜地) 爲什麼呢？你這怎麼能夠呢？

女 能夠的，我要去跟着他和你一道死！

母 噯，你也發了瘋了！

女 姆媽，我並沒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清醒。

我的心是已經許了他了，我就算配不上愛他，我就算替姊姊做箇丫頭陪着姊姊去死，我也心甘情願。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姆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的這樣淫蕩的地方不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你一定要去嗎？

女 是的，我一定要去。

母 你那樣怎麼好去呢？你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學姊姊一樣改換男裝的。（取叢政衣示叢嬰）姊姊，轟先

生這套衣裳好讓我穿罷。

聶婆 (躊躇着) 你這怎麼使得呢？

女 我想來不會有什麼不可罷。

聶婆 你丟下你媽媽一人在家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唉，媽媽沒我倒反怕快樂些，自由些呢。媽媽的年紀還沒有多麼老的。我自己是連父親姓甚麼也無從知道的人：

母 啊，你沒用講罷，你沒用講罷。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了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呀。一家沒有一箇人扶持，要全靠一箇女人撐札呢……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反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這兒結果終怕和我是一樣罷。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萬一死的果真是聶先生，那你也

可以成一個烈女，萬一死的不是聶先生，那你將來如果能夠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聶先生的衣裳來穿上罷。你來試試這衣裳的長短。

(少女無言。母親將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長，掃地。)

母 這套衣裳太長了，不趁身呢。聶先生你那套衣裳要短些，給她換穿一下好嗎？

聶婆 (躊躇着) 那怎麼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躊躇。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你請玉成了罷！

聶婆 (仍舊躊躇)……

母 不用躊躇罷。好，我們大家進房裏去。

(酒家母引聶嬰前行，少女隨後同入內室。)

幼女 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跟著衆人進去)

盲叟 (自語紆徐地) 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

說不多也有好幾十組，但是沒有今天遇的這樣奇特了。古時候有甚麼娥皇女英的故事，但今天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來還要有趣得十倍呢。兩箇女子爭着要去殉死一箇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唱這一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思了。好，再喫一箇饅頭罷。(盲叟又吃起饅頭來)……

(一羣少女自左首登場，隨舞隨歌，穿場而過。)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叟

（傾聽着）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儂本枝頭露，君是春之陽」（曼聲仿學兩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當得在清早的時候早乾，人當得在年青的時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沒有殺死得那兒的一位國王，再來割破自己的肚子呢……哎，桃花落地，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出啦。

（聶婆及其他諸人由內室出。）

母

（向聶婆）先生——啊，還是叫甚麼的好呢？

女

姆媽，還是叫先生罷，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母

好，先生，我這箇小兒就讓給先生管了。先生要叫她死也

儘管叫她死，要叫她生也儘管叫她生，她能够隨着先生死，她是不枉生了一世了，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鷄生出了一個鳳凰呢。好，你們快請了。

女

（哭抱着她的母親的頸子）姆媽……

聶婆

（躊躇着）我看妹妹你還是不要去罷。

母

不可以的。她的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追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自己的呢。

女

（振作起來）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母親的。

母

好，你們可以去了。也要走好兩天纔可以走到韓城。

女

（向聶婆）好，姊姊，我們走罷。聶婆微微點首，被少女攙扶着，

徐徐向橋上走去。

(酒家母與盲叟父女均佇立着望送。)

(聶榮與少女行至橋頭，回頭向衆人默禱一下，向橋上隱去。)

盲叟 (仔細有聞) 啊，去了，去的遠了，連腳步的聲音都聽不出了。

……好，我們怕也好動身走了罷。玉兒，你向媽媽道謝了，我們也走罷。

幼女 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

母 (淒涼地) 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叟 (動起步來) 是的，我們也要走了。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我們這一次離開，誰箇能够說我們還能有再見的機會呢。

(盲叟抱琴，幼女攜其手徐徐向左首走去。走到將要下場處，酒家母呼喚他回轉來。)

母 彈琴的老老，你請轉來罷。

盲叟 好的，你還有甚麼吩咐嗎？

(幼女又徐徐引盲叟轉來。)

母 老老，你就留在我這兒罷。你的女兒就算是我的女兒一樣罷。啊，我是不能離開你們的。

(酒家母急湊地擁抱着幼女啜泣起來。盲叟的凹陷着的眼眶中滿滿地含着兩眶眼淚。)

——幕徐徐下。

(幕下時，濮水河中有歌聲：)

雙鶴高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薄花生樹，
雙鶴高飛，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第二幕
十字街頭

黎明時分的韓市，市上猶餘燈火。天色漸漸分明，燈火漸漸熄滅。時聞鷄聲。

聶政屍袒陳於左側。衛士二人（甲乙）酣睡屍旁，鼓着鼗聲。屍後插一木牌，上面榜書：『大盜無名，刺相兼君，有人認識，賞以千金。』

右側有帳篷一。

衛士二人（丙丁）執長矛，腰間掛牛角一雙，一面揩擦眼睛，一面從帳篷中走出。

丙 啊，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屍一樣啦。

丁 (打了幾個呵欠之後) 半夜交一次班，也就難怪得呢。

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了去。(以足蹴甲翻一懶身仍然酣睡着)

喂，伙計！我們來交班了。(甲不應)

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隻老鼠也該臭的了。

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把我們苦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

比鬼還難看——

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又以足蹴乙)

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丙 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猛可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擦了幾擦眼睛。)

乙 啊，駭死我了！

丙 你怎麼的啦？

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丙 噯，又是夢！

丁 夢見了甚麼呢？

乙 我夢見他(指聶政屍)活起來了，爆着一個肚子，睜着兩個眼睛，兩個眼睛就像兩個黑崖洞子一樣；那個面孔是不消說的，一張口就像一個血盆。他一起來便來壓在我身上，正張着兩手要來吞我。我心上一吃驚便醒了。啊，好不可怕！好

不可怕！

丙 你們沒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謝天老爺呢，你們真沒王法，兩個人都睡得像兩條死豬一樣。萬一那屍首被狗銜去，或者被什麼人偷去了的時候，我們脫得掉干係嗎？

丁 萬一有隻貓來跳過了的時候——

乙 啊，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丙 噯，你們的胆子真大！就走了屍又怎麼樣呢？

乙 怎麼樣？駭得先跑的總是你。

丙 我假使走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乙 噯，少吹些牛皮了！前幾天東孟會上駭得跑的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好漢呀？

丙 (惱羞成怒的光景) 我就駭跑了, 比一羣狗東西駭得來和死人一樣, 連腳也動彈不得的, 總要好點啦。

乙 什麼, 什麼狗東西? (兩人欲相搏光景)

丁 (從中排解) 好好的朋友, 不要動氣! 不要動氣!

丙 我並沒指名罵你。

乙 你敢指名罵我!

丁 (推乙入帳篷) 好了, 好了, 你請進帳篷去再睡一下罷。(回頭)

又去搖醒甲) 還有這位傢伙, 喂, 喂, 朋友! 我們交班了。

甲 (朦朧地醒來) 交班了嗎? 好好, 讓老子到帳篷裏去睡一覺。

(跟踉入帳篷移時帳中鼾聲大作)

丁 (向憤悶着的丙) 喂, 怎麼樣, 還在嘔氣嗎? 我們在那兒去坐坐,

講講閒話罷。守着屍不講話，實在是難乎爲情的。（引丙坐屍旁街砌上）

丙 哼，那東西！

丁 那東西（指聶政屍）——唉，不錯——真是有點像女人呢。你剛纔說到女屍的話上來，其實他在生的時候，假如穿着女衫，誰個會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還記得麼？他纔走進會堂上的時候，他的舉止真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些靈敏，嘴上又沒一根鬚鬚，我不瞞你說，我那天以爲他是秦國的那位使者的頑童呢。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能做得出那樣天大的亂子。

丙 （猶有餘憤的樣子）那東西我揣想他是發了瘋的。

丁

的確這也是一種想法。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雪白的啦。不過要說他是瘋子，他講的話又很有條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沒有聽見他要死的時候那番大議論呢。他說他和韓王和宰相也並沒有世仇，他要殺他們的只是他們不該做王做宰相。只要是王是宰相，無論是那一國的，無論是那一種人，他都要殺的。他說我們生下地來都是一樣的人，爲什麼他們做王做宰相的人，一個錢的事情也不做，而他們偏要吃好的，穿好的？我們做百姓的人，苦了一輩子還是得不了好吃，得不了好穿呢？他們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都收到他們自己的倉庫裏去了，我們墾出來的田地成爲他們的田地，我們找出來的錢成爲他們的錢，甚至我們的性命

身體都成了他們的，他們要我們生，我們纔能生，要我們死，我們便不能不死。我們又因為有了他們，才生出了許多戰事，今年替他們去打齊國，明年又替他們去打楚國，打來打去，不管打勝了也好，打敗了也好，享福的終是他們，受罪的是我們百姓。我們仔細想來，齊國的人和楚國的人不都是我們的兄弟嗎？我們分什麼齊，分什麼楚呢？就是因為有了他們，因為他們享着福，不想丟手的緣故。他這樣的話，不知說了多少，他最後勸我們掉頭，大家提着槍矛回頭去殺各人的王和宰相，把他們殺乾淨了，天地間沒有一個王，沒有一個宰相的時候，然後纔得太平呢。你聽他這些話，不是很有條理的嗎？

丙 我一點也不懂。你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凶的人爲甚麼要自殺呢？

丁 他叫我們掉頭，我們都呆着沒有人應聲，外邊的兵又趕來了，他看勢頭不對，所以纔自殺了的。

丙 他自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自殺得那樣奇怪呢？

丁 這一點却是不能明白，怕他是怕人家曉得罷？

丙 他怕人家曉得，他自己不說出真名姓來就是了。爲甚麼把眼睛挖了，嘴唇耳朵鼻子都割了呢？這個人我想他在殺人的時候即使沒有瘋，他一把人殺了，而且殺的是王和宰相，他自己一時又怕死，因此回不過本性來，便瘋過去了的。你聽我講一件故事給你聽罷，我家裏的隣近有過一位很

漂亮的人，他就是這樣奇奇怪怪的死了的。他也是當過兵的人，還是獨身，有一回他回到家裏，第二天清早總不見出房來，別人把房門給他打開看時，他是在門環上吊死了，腳並沒有離地，還是跪在地上的呢。但這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改扮着女裝，塗脂抹粉的梳着女人的頭，他的兩手緊緊捧着一面銅鏡。你說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並且他的一身有許多口咬過的傷痕，這明明是自己咬的，因為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嘴能夠咬到的地方。你說這種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

丁 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許是這樣。總之，不是着了魔，便是發了瘋的。他自己明

明是看上了他自己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有他自己這樣漂亮的女人的時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那女人愛他，而他愛那女子又太過分了，甚至想咬她，把她弄死纔能夠滿足。殊不知咬的還是自己，弄死的還是自己呢。

丁

你這樣說來，倒果真和這凶手有些相像。這位凶手的面孔真是漂亮呀！無論什麼人看了，怕都會想他的罷？天理良心地說句話，我自己實在把他的面孔記得清清楚楚的了，我只要一把眼睛閉着的時候，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這色鬼！你不要想瘋了呢，你去抱着他親個嘴罷！

丁

他那樣割得一個血爛，還有甚麼好處呢？我想來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己的面孔，尤其是他那雙眼睛罷，所以他

要死了，他都要把那雙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時
候已經沒有把自己的身子當着自己的身子，他就當着一
位他那樣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樣，也就是你所說的，他
愛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壞了。他在肚上加的一刀，怕也很
有意思的啦。

丙 你這色鬼！該死，該死！

丁 不過要說他是這樣，他又爲甚麼要來殺人，殺了人之後
再來殺自己呢？

丙 所以說是瘋子啦。瘋子做的事情誰個會懂呢？

丁 啊！他不曉得有沒有姊姊妹妹呀？

丙 有又怎樣呢？

丁 有啊？一定是個美人了——

丙 好東西！你不要想瘋了罷。

丁 (接連幾個呵欠) 哦，肚子又快餓起來了。

丙 喂，你看，那兒不是來了兩個人嗎？(向右手指示) 今朝送豆

飯的人不是來的很早的嗎？

丁 (隨丙所指處望去) 唔，那是什麼人？(驚愕) 啊！見鬼見鬼！(向左手

逃竄) 啊！真的走了屍嗎？

丙 (亦隨之而逃) 啊，趕上來了！趕上來了！

(二人向左首逃下。)

(聶婆與酒家女着男裝由右手忽忽上。)

聶婆 (從後呼喚二衛士) 前面的兩位朋友，前面的兩位朋友！你們

知道那殺死國王的凶手是放在那兒的麼（兩人無回答）：
： 哎，好容易等進了城又一個人也遇不着，遇着了又讓他們跑掉了，他們爲甚麼見了我們要跑呢？

女 有一位在說見鬼，在說走屍的話呢。

聶婆 （悲抑）我怕死的終是我的兄弟罷。我的兄弟像我，所以他們見了我來，便疑是我的兄弟的魂魄了。啊！我的確是我的兄弟的魂魄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和游魂一樣了。

女 姊姊——啊，這稱呼又弄錯了——你聞着甚麼氣味沒有？

聶婆 的確是像有些怪氣味呢。在那兒帳篷裏面就放着屍首也是說不定的。

女 (見聶政屍) 啊! 那不是屍首? (兩人趨屍側，女念牌上文示)

聶婆 (哭) 啊! 是他了! (抱聶政屍)

女 (亦哭) 你怎麼會知道呢?

聶婆 我怎會不知道呢! 他就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知道他的呀! 啊! 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麼要使我的兄弟這樣地慘死呢?……

(聶婆痛哭不能成聲，將聶政屍放下，徐徐立起，脫去頭上的巾帕和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襯衣來，將男衫和巾帕替聶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淚從旁相助。)

聶婆 (一面替聶政穿衣一面哭訴) 你看他這樣的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孔也壞了，把肚腹也破了。啊，二弟，二弟，你的意思我

是曉得的呀。因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凶手的族人的時候終會找着你姊姊罷？啊，你怕你的姊姊陪你死，你怕你的姊姊怕死，你怕你的姊姊活在世上還想去嫁人的罷？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姊姊的心，你姊姊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

（把聶政殮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啊，姊姊，我心裏痛得忍不住了，你讓我先走一步罷。（擬劍欲自刎）

聶嬰

（急阻止之）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

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呀。

女 我來正是和姊姊一樣爲死而來的啊。

聶嬰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了嗎？並且，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寂得可憐呢。

女 姊姊，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嗎？

聶嬰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的。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傳佈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曉得有我兄弟這樣一個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值得你隱忍回去的呢。

女

(無言)

聶婆 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正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

的弟弟他對於我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手一脚地撫養成人，我們對於母親的恩惠是十分感激的呢。

女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

聶婆 所以我們就要想如何去報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外邊殺死過一次人，惹得母親很憂愁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戶，一步不會離開母親的旁邊。從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到我們的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他，就是因為母親老了，不肯把身體許給朋友。直到這回母親死了，他纔這樣來為朋友死。妹妹呀，你要

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要爲他死，回去等母親過世之後再死也不遲呀。

女

(仍無語)

聶嫫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聽我相勸罷，你聽我相勸

罷。

女

啊，姊姊，我就聽你的話！但是你不要以爲我是怕死的呢。

(以短劍刺斷左手腕脈血流潰湧)姊姊，我就聽你的話活下去罷。

聶嫫

(驚愕)啊！(奪劍擁女於懷)你這是何苦啊！

女

我活下去，活到媽媽死了，我要替哥哥姊姊報仇，就是要

學我哥哥去刺殺那些王和將相呀。

聶嫫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沒有的。我兄弟曉得的時候不知

是怎樣喜歡的呢。(釋手)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可以走了。

女 姊姊，那麼——

聶婆 那麼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沒有停止，這不妨事嗎？

女 該不妨事的！姊姊，你不要關心我。不過看看你死到臨頭，我却要拋別你去，我心裏是難忍受的。

聶婆 我們都是一樣。不過我望你時常記憶着你姊姊，那你姊姊就好像時常在你面前一樣的呢。好，你趕快走罷！那帳篷裏的人好像要醒來了的光景。

女 那麼，我要請你給我一點什麼東西做個紀念。

聶婆

(抽頭上玉簪授女頭髮散下)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掙去罷，這本是我母親的紀念品，可是我現在快要和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紀念着我。

女

姊姊，我多謝你。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聶婆

哦，我想起來了。我們的盤費已經是快要用盡了。(思索了一下)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得有一千

金的賞格呢。

女

姊姊，你的意思是要叫我去告發嗎？

聶婆

(點首)反正是替兄弟揚名的，掙回家去不也可以供養媽媽嗎？

女

(有怨慰意)你以為你妹妹有領受那樣不義之財的意思

嗎？你以為你妹妹肯拏哥哥去做買賣的嗎？同是做買賣，我要學那賣唱的瞎眼老人，我要把哥哥姊姊的事情編成功曲子，一路唱着賣錢，一路走回去。我的盤費是不愁沒有了。

聶婆 啊，你真是可愛的妹妹！我甚麼事情都拜託你，好，你就請回去罷。

女 姊姊，你再沒有什麼話說了麼？

聶婆 沒有了，好，你趕快回去罷。

女 姊姊……啊，我甚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好，我就走了。

（少女一步一回頭地向右首走下）

聶婆 （捧心佇目一會）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踉蹌走回聶政屍畔）

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經有人受了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了罷？……啊，可是我是沒中用了！我離了你，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

（聶婆以劍劃胸，撲倒聶政屍上。）

（舞台沉默，只聞帳篷內的鼾聲。）

（丙丁二衛士偷偷掩上窺視。）

丙 那兩個鬼魂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呢。

丁 我們遇着的的確是鬼啊——哦，那是甚麼？（指聶婆）

丙 驚訝女子呢！怎麼連屍首也不見了呢？

（兩人畏縮地走至聶婆旁。）

丁 嚇，奇怪，屍首穿上了衣裳！

丙 (唱聶婆) 喂，你這個女子是甚麼人？你伏在這兒做甚麼呀？

(見聶婆不應以矛柄觸之仍不動) 嚇，這東西奇怪啦！喂，你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丁 有鮮血呢！

(丁放下長矛，把聶婆上半身強扶起來。婆面色慘白，目唇均緊閉。)

丁大駭，急將聶婆屍放下，倉黃欲竄。)

丁 喂呀！打鬼！打鬼！

丙 (扭着他) 鬼在甚麼地方喲！你剛纔不是正在望人家有姊

妹嗎？有了你怎麼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們的面孔既是那樣相像，誰個見了會說他們不

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沒同我講呀！

丙 不要再說癡話了！今朝這件事情不比尋常呢。這個女屍怎樣處治？剛纔還有一位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招伙伴來打劫屍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這干係怎麼脫得掉呀？我們快把牛角吹起來罷！

丙 不忙，不忙，我們再想一想看。牛角一吹，大家都集攏來了，問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怎樣答應呢？

丁 〔思索〕是的。我看我們就這樣說罷。就說今天有兩個劫屍首的強盜走來，和我們對殺了一場。我們殺死了一個女的，

丙 還有一個男的逃掉了。我們吹起號角來叫全城快加搜索。
好極，好極，讓我就來吹罷。

丁 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凶手身上的衣服要脫下來才行。

（兩人脫去屍身上衣冠。）

丙 這衣裳的料子滿好，伙計，這就讓給我穿罷，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這人真見小！我們今天的運氣豈只得了一件衣裳嗎？
說不定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也要歸我們得的呢。

丙 嚇，有那樣走運的事情！老子有了錢了呀哈……

（丙把攝政衣冠脫掉後投入帳篷裏去。）

（丁把牛角吹起來了，丙亦忙忙應和。）

(幀中甲乙二衛士倉黃走出。)

(街頭各處頗有居民男女出門瞻望，多猶裸身，或僅着襯衣。)

甲乙 (同時) 怎麼一回事呀！怎麼一回事呀！

丁 你們還在做夢，我們守的屍首幾乎被強盜奪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這就是強盜嗎？

丙 就是這位真凶煞呢，還有一位男的跑了。他們兩人敢來和我們對殺，我一槍殺死了這位女人，他一槍便駭走了一位男子。

丁 不會是駭走了的罷。我想來他怕是看見勢頭不敵，一定去招集黨羽去了啦。(向圍集攏來的羣衆) 喂，你們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呀，今天說不定又有大禍臨頭，說不定在這兒就

要開起仗來，你們各自回去關門閉戶的守候着的好呀！

（羣衆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頭留連，想看熱鬧。）

乙 我看這女的一定是那凶手的姊妹啦。

丙 那是不消說的。他們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模樣！

乙 今天這事體說不定我們可以弄得到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丙 我們你睡得呼鼾連天的，你也想要分點賞格嗎？

乙 現刻怕還沒有交到卯時啦，我們是應該守過卯時初刻纔交給你們的。

甲 哦，這路上一路都是血跡！（指着左首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麼不要面孔呢？

丙 別人家的汗馬功勞，你睡着懶覺的兔子要來假冒！

（兩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們真會起勁！銀子還沒到手，就要相殺。你殺死了他，或者他殺死了你，或者你們兩人同時都死了，那豈不是我和——嚇，還有一位傢伙跑掉了嗎？（注意到甲來）他跑掉了，不消說，銀子便是我一人得了啦。

丙 無論說上天去，那東西總不配分這銀子！

乙 不配分這銀子！要你纔不配分呢！別人家窩裏的雞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嗎？

丁 還有呢，這銀子弄得到弄不到還是不曉得的。

你們看看這牌示罷，這是說要曉得凶手的姓名纔能得賞的。如今這位女的又死了，我們就曉得是他的姊妹，但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呢？說不定又要懸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來探問這女人的名姓了。這銀子我們恐怕不容易拿到手罷。

乙

原是你們壞了事啦。假如是我，我就要生拿着她和那個跑掉了的，那能讓他們這樣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噯，不要在這些地方談大話！幸虧遇着的是我們，倒還和他們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還殺死了一個。假如遇着了，你看見了她的面孔，不會把她當成殭屍，也會把她當成陰魂；不會把你嚇死，也會把你嚇得跑頭不是路呢。

丙 真的啦，連我們剛纔也跑得幾乎跑斷了氣——

乙 啲哈哈，『汗馬功勞』啦！真的不要面孔！

（近處人聲雜湊起來）

丁 （驚惶）喂，喂，趕快再來吹一次牛角罷！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黨羽來了。（三人同吹牛角。）

（舞臺中左右三街各跑出十數名衛士來，有三名衛士長隨後，各操弓矢。）

（衛士長之一命人拔去帳篷，將聶政及聶嬰的屍首移至舞臺前部中央處。）

（各隊衛士在左右正中排成三列，衛士長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

丁三衛士鞠問。

士長一 怎麼一回事，這女的屍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丁 今天清早剛在天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來偷這個屍首，我們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長二 逃跑了你們爲甚麼不追上去呢？

丁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就敢來偷屍，一定是有甚麼埋伏，在這城裏面的黨羽，一定不止這兩個人，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才吹起了警號來。

乙 還有我們不得不報告的是：這位女強盜和那大強盜（指垂政屍）一定是姊妹。那個大強盜的面孔我是記得和這個

女強盜是一個模樣呢！

(衛士長三人端詳聶嬰面相。)

士長一 那天東孟之會可惜我是沒有在場。

士長二 (向士長三)你那天是在場的罷，你看怎樣！

士長三 的確是有些彷彿的。把她殺死了真可惜了呢？(回頭叱

乙丙丁三人)你們爲甚麼不把她生擒着呢？還有一位又逃向

那兒去了？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衛士面面相覷)

士長三人 (同聲嚴烈的)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衛士惶惑極了，任指一方。)

士長一 你們這些蠢才！三個人殺一個，會把他逃掉了！

士長二 連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曉得啦！

(士長三退出衆人圈外，四處檢尋踪跡。)

士長一 你們真個和人對殺過嗎？

士長二 我想一定是這三個奴才，輪姦了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他們想出這個圈子來脫掉干係的。

士長一 唔，不錯，穿的是襯衣，連頭髮也是散着的啦。(吐手下衛士)喂，你們把這三個奴才綁了！

(乙丙丁三人駭得連連打抖，面無人色，衆人簇上前捉縛之。)

士長三 (叫出)啊，我尋出了一些踪跡了！(指出右首一帶血跡)逃走了的一定是打從這方面去的啦。這一路不是血跡嗎？

(士長一二亦上前檢視。)

士長二 安知不是帶着傷走來的！

士長三 是走來的，前面應該有的，但卻沒有。

士長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長三 哎，這倒還沒有想到呢。

士長二 我看這事情一定有強姦案子存在的，三個人逼死了
一個女人，他們編出圈子來想脫掉干係。

士長一 我看也是這樣。

士長三 不過那面孔真是相像呢。我們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
這血跡找去怎麼樣呢？

士長二 你不要白受他們的欺騙！

士長三 不過萬一是真實的時候，有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右首又有牛角聲一路吹來，衆均驚訝，偏站着舞臺左側。)

(衛士甲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來，後面有一羣男女跟隨着。此時少女面上已無血色。)

甲

(至三衛士長前，將少女扔在地上，僵伏在聶嬰與蔣政屍首中間。)

哈哈，我把這逃走了的一位強盜捉來了。

士長一 (叱隨後跟來的羣衆) 那些閒人來做甚麼？(顧左右) 快給我

趕下去，趕下去！

(衆衛士爭用矛頭亂打，衆人鳥獸散，散而復聚者再，終被驅逐罄盡。)

士長三 你是怎樣捉着他的？

甲 我跟着血跡追去的，追出了城去，纔看見他坐在橋邊上，緊緊按着他負了傷的一隻手。他看見我也好像沒有逃走

的力氣了，我捉住他，就和拉死牛一樣拉了來。

士長三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聰明。（向士長一二）我們該趕快審問他一下罷，看他的樣子也快要死去了。

士長一二 （同時）是的是的，我們就公推你審問他。

士長三 好，我就不客氣啦。（走至少女前用弓把少女假伏着頭套起來）

你們不消說是來偷屍的了。（少女搖首）你就要推托也推托不來了。簡單單地問，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認了罷。這位殺死我們國王和宰相的凶手，你不消說是認識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女 （很低抑地）你問他嗎？他是軼深井里的聶政。

士長一二 （同時失聲叫出）聶政，有名的大強盜！

士長三 唔，這位女的呢？

女 (同時)這是他的姊姊聶婆。

士長三 (回顧士長一二)喂，這聲音簡直和女的一樣啦。(又回過

頭來)我還要問你：她是怎麼死了的？

女 (同時)她嗎……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宰相被人殺了，下

手的勇士也自己殺死了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一定是自己的兄弟。因為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勇敢呢。今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殺了。

士長三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的衛士們打過仗的嗎？

女 不會有那樣的事情。

士長三 你手上的傷是怎樣得的呢？

女 這也是我自己割的，但我沒有想出在這手上割了一刀，竟會使我這樣衰弱下去。

士長三 那麼我要問你：聶政爲甚麼要殺我們的國王和宰相呢？

女 (稍稍整作起來) 你們曉得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呢？

：你們假如曉得如今天下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爲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藿羹，就是因爲有了國王，那你們便可以不用我問了。我們生下地來同是一樣的人但是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

有些人在我們的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又漸衰弱下去）你們想想罷，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女的屍首，擔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去了罷。

士長三 哼，你們講的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從一本書上背下來的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問你：你來是做甚麼的？

女 （十分低抑）我來就是想向你們說出這一番話的。

士長三 哼哼，爲要說這一番百無聊賴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

來送死嗎？

女 (奮恨的神色厲聲叫出) 向你們介紹得一位真實的英雄，原

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長三 (回顧士長一二) 這東西和女子一樣，倒很倔強。總之我

們多謝了他一千兩銀子啦。

士長一二 (同時發出滿意的嘲笑) 嚇……嚇……嚇……

女 (痛憤欲絕) 啊，人的良心呀！姊姊，姊姊，我辜負了你，我辜負

了你……(眼睛閉下，喉頭隱隱吼起痰來。)

士長三 (把弓拉送了兩下，嘲弄地) 喂，好漢，你怎麼樣了？

女 (把眼睛睜開一下) 我可愛的……英雄……哥哥……哥

哥……(又昏了去)

士長三 (如前) 喂，好漢，怎麼樣了？你哥哥長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麼？你是他的頑童麼……喂，你到底是甚麼人？你叫甚麼名字呢？

女 (又甦醒轉來)……漢……陽……酒店……(酒字聲音很低)

士長三 『僕陽堅』你是他們用的下人姓『陽』名『堅』的嗎？

女 (眼睛緊閉)……

士長三 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幾下。)

女 (痙攣了一下，死去。)……

士長三 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好幾下)哼，已經死掉了嗎？

(把弓取脫，少女倒在垂婆屍上。)

(衛士甲從背後一長矛刺穿士長一的胸部，士長一倒地暈去。)

甲

(揮拳大呼)啊，朋友們！我們來殺死這一些沒良心的狗官

啊！(猛烈地執士長二三的頭部，並碰其頭，又向地上拋去，二人暈

死。)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朋友們！你們有良

心的，便請來幫助我把這幾位好人的屍首抬進山裏去罷！

你們有良心的，便請跟着我來，跟着我山裏去做強盜去罷！

衆衛士 好啊，我們做強盜去！我們做強盜去……

(衛士們爭前昇聶婆聶政及酒家女屍首，由衛士甲前導，向右首下場

。舞台上只剩着三衛士長的屍首和三個受着束縛的衛士乙丙丁。)

乙

這一千兩銀子的賞格總該我們分用了罷！哈哈，哈哈，哈

哈……

乙丙

哈哈，哈哈，哈哈……

——幕徐徐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改作畢

王昭君
(二幕)

登場人物

毛延壽（畫師）

嬰寬（延壽之弟子）

漢元帝

延壽之女淑姬

王昭君

王昭君之母

其他侍衛，御醫等數人。

第一幕

毛延壽之畫室

背面一帶油碧紗窗，窗外園景隱約可見。窗下橫置長案一，案頭置文房器具多件，兩端堆集畫軸。左隅有戶通後園，掩閉。左右壁中央處各有戶口相對。左壁沿置書櫺。右壁掛古畫數幅，前端靠壁竹榻一。正中爐火一盆，炭火熊熊。爐旁置茶檯棋枰湘妃椅諸事。未開幕前，先聞女子讀書

聲。

「瞰將出兮東方，

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既明。」

（歌聲中輟，幕開，毛延壽女橫臥竹榻上讀楚辭）

「青雲衣兮白霓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駝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

延壽 (在內) 淑姬，你又在讀那種神說鬼話的書了。

毛女 (坐起) 啊啊，爸爸，我以為你又到掖庭去了，你沒有去嗎？

延壽 (自右戶口出) 沒有去，今天皇帝陛下說一早要微行到我們家裏來下棋，所以我吩咐龔寬去了。現在快到正午時候，

陛下不見來，龔寬想也快要回來了。(至爐畔坐左側湘妃椅上)

你又在讀那神說鬼話的楚辭啦。

毛女 是，是楚辭，楚辭我總是愛讀。不怕爸爸不喜歡，我總覺得

這裏面有許多畫，比爸爸們畫的更還有趣。

延壽 (撥爐火) 你總愛瞎說，那明明是字寫成的，那裏面有甚麼

畫？

毛女 爸爸，怎的沒有？便是這首東君，這不是一幅好畫嗎？你看

這太陽神的『東君』穿着青色的雲衣，白色的霓裳，乘在馬車上，手裏拿着長箭，彎着長弓，射逐那黑暗中跳梁着的狼犬……

延壽 哎，嚇，夠了，夠了！那只說得你們一些小孩兒和女子！那是甚麼畫！那只是瘋子說的夢話。

毛女 瘋子……夢話？

延壽 瘋子呢！屈原正是一位瘋子。他瘋了，還惹得許多人去學他，如像宋玉景差都是些假瘋子。就是我們前代的賈誼，也是太學像很了，學得瘋癲，識倒地哭死了。我只恨秦始皇燒書沒有把這部楚辭燒絕種。

毛女 爸爸，你太過火了罷！你怎把屈原恨得那麼厲害？

延壽 我就恨他愛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極端厭恨的。就譬

如他這東君一篇，我們試問世間上甚麼人曾經看見過太陽神，並且還穿甚麼青衣白裳，還乘甚罷馬車，還操甚麼弓矢呢？世間上甚麼人又曾經看見過有天狼在那裏呢？本來

是沒有的東西偏要虛構出來，這便是在說夢話。這便是假。

毛女

爸爸，你不能這樣說。你是太把人的眼睛看得比精神貴

重了。爸爸，譬如我們在穴居野處的時候，房屋本來是沒有的東西，聰明的人把樹木斫來，把土石運來，築成了一座高大的房屋，我們會說他是在做夢，是在作假，是一位瘋子嗎？我們在沒有衣裳穿的時候，披些獸皮樹葉，聰明的人教人種棉，教人養蠶，教人紡織，又教人把織成的布帛縫成本來

是沒有的美好的衣裳——爸爸，這樣的人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瘋子，是在做夢，是在教人作假嗎？

延壽 你這譬比怎麼和太陽神扯得攏呢？裁縫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來做出我們看得見的衣裳，木匠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來做出我們看得見的房屋，太陽神你看得見嗎？天狼你看得見嗎？

毛女 你的精神看得見嗎？

延壽 看不見的。

毛女 看不見的便是假嗎？

延壽 假人只是一團肉！

毛女 啊，爸爸，你這教我沒有話說了。

延壽 你們小孩子，你們女娃兒少說話的好。大人們說的話，你

們是應該洗耳敬聽的。曉得麼，我委實對你說，凡爲做詩做文學畫，都是不可走入邪道。像屈原那一派瘋話便是詩文上的邪道，幸好我們現刻是把牠擺脫乾淨了。我們畫畫，尤其是我們畫人物畫，第一總要畫得像，要像就是真，真到毫髮畢肖，那便巧奪天功了。你曉得麼？空空洞洞的亂想是不成東西的，無論如何總要像，要像，要像，我向你說二十四個『要像』，除此而外都是不實在，都是假。

毛女 啊，你老人家一點也不假，人家本來是醜的，你要把他畫好看些，人家本來是好看的你要把他畫醜些。

延壽 (瞋目握拳打椅靠) 甚麼！甚麼話！老子做的事，你少得放些屁！

老子千辛萬苦，爲的要光大門庭，興家立業，使你們享些福，我全靠一枝毛錐在鑽幹，你們享福夠了，要來罵我了嗎？

毛女

（起身步至延壽旁置書正中一椅上而撫其背）爸爸，你別要這樣

生氣罷，你女兒並不是在罵你，做女兒的也並不敢罵你爸爸呢。

延壽

（氣色轉溫和）哼，你並不是在罵我。我曉得你總是這樣，你

罵了人，立刻又來賠笑。

毛女

爸爸，我實在是沒有罵你呢。

延壽

哼，你沒有罵我，總之我畫醜畫美是不許你干涉的。

毛女

但是呢，爸爸！

延壽

甚麼？

毛女 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藝術看貴重，不要欺負人。

延壽 是呀，這是不消你說的。我把我的藝術原是看得很貴重。

我又何嘗欺負過人？

毛女 當今的天子，把爸爸看作兄弟，把我看作他自己的女兒一樣，我們是不該欺負他的罷？

延壽 自然是不該欺負，我何曾欺負過他？

毛女 可憐無告的人，我們怕也是不該欺負的罷？

延壽 自然是不該欺負，我何曾欺負過誰？

毛女 那掖庭的待詔王昭君，你何苦定要欺負她呢？

延壽 我何曾欺負過她，是她把我的藝術太看賤了。我素來在宮庭畫像。都是要受人重大的報酬，後宮佳麗經了我的靈

筆點染，都要受當今皇上的眷寵，我的藝術是多麼貴重，我是不許人賤視的。只有這新從窮鄉僻境來的王待詔她偏要賤視我，我下氣向她請求，她偏還要凌辱我，說我是卑鄙的畫匠。我是當今皇帝的尙方畫伯，怎容得他人說我卑鄙？我爲尊重我的藝術起見，要請求些筆潤，她也怎能說我是卑鄙？我求他的筆潤，也並不是虧負她，以她的姿首，更加上我靈筆的傳神，她何愁不成爲李夫人鉤弋夫人，而她偏偏要吝惜幾個錢，還要以惡劣的言辭來罵我，她是不願享受她將來的福分，我何曾欺負過她？

毛女 爸爸，你雖是這麼說，但我覺得她真是可憐。自從前月爸

爸叫我去勸說她的時候，她一面在彈琵琶，一而在流眼淚。

她看了我去，纔把眼淚收了。她那天生的豔質，真好像雨落過後的明月一輪，我站在她的面前，自己覺得就好像只是一點閃爍的星子。爸爸，我不誑你，你雖是叫我去向她說錢，但我去了好幾次，我在她面前，終是不好意思把錢字說出口……

延壽 哼！你真是高潔！無怪乎鬧了一兩個月，連錢的影子也不見一個。哼，你不誑我！哼，你……

毛女 爸爸，你別生氣，你聽我再往下說罷。

延壽 哼，你說，你別在我肩膀上忸怩，你好生坐下說。

毛女 （退坐椅上）啊啊，我坐在書上了！（忙起身插書入書櫃）

延壽 那樣的書是只好拿來墊座。我以後要把這類徒說夢話

的書全盤投在火坑裏的。

毛女 (復座) 爸爸,你聽我說,別要在書上生氣了。

延壽 哼,你說。(斟茶一盃細呷)

毛女 爸爸,自從頭一次去見王待詔呢,我便發見一樣可驚異的事情,爸爸,你們怕不會留意罷?

延壽 甚麼可驚異的事情?

毛女 王待詔身旁不是有形影不離的一位老婢嗎?

延壽 怎麼?老婢怎麼樣?

毛女 你以為她真是王待詔的一位侍婢嗎?那是錯了。我當初去見她的時候,她在彈琵琶。她一見了我,便把琵琶推在一旁,叫那老婢去掛在壁上,但她叫那老婢的時候,她叫了一

聲『姆媽，』忽地又掉口叫成『王媽。』我當下便覺得可疑。我留心看那老婢的舉動，又較量她們兩人的面孔，她們真是相像，我便疑心她們是母女了，但我也不好直問。後來

……

延壽 唔，後來？

毛女 後來我伺着機會慢慢問她，問那老婢是她的甚麼人？她

說，是她同族的一位叔母。——我說：『叔母怎麼能同你來

呢？』——她說：『去年冬天我家奉了朝廷的詔敕要選我

進京的時候，我家父母捨不得我一人遠離，所以纔請了我

這位叔母來伴我。』——我接着說道：『你們真是相像呢，

請恕我唐突，你們就好像母女一樣。』——她聽了我這句

話便吃了一驚，呆呆地許久不能回答。

延壽 唔，不能回答了，又怎麼樣？

毛女 倒是她的母親——

延壽 (鼓掌)哈哈，她的母親！真是她的母親嗎？

毛女 真是她的母親呢。她的母親看見她回答不出來，倒走來向我跪下了。我倒過意不去，急忙扶着他。她說，『好姑娘，請你可憐我們在難的母女，』——『喂呀，媽媽，你這倒折我了。』——我說了，忙把她扶了起來。

延壽 唔唔，你是聰明，你怎麼早不向我說！

毛女 我是向襲寬說過的，早就想向爸爸說，但我們怕你更要作難她們。爸爸，她們畢竟是可憐。你請聽我把她們的身世

詳細告訴你罷。起初我聽見王待詔的母親說她們是在難的母女，我很驚異。我以爲受了大選入宮，總算得是光宗耀祖的事體了，誰知身當其境的人，纔是別有懷抱。——

延壽 (欠伸) 哎，襲寬去了這麼多時，怎麼還不見回來呢？

毛女 爸爸你沒有在聽我嗎？

延壽 你說罷，我在聽你。

毛女 我聽她母親說，說她們是秭歸縣的人。她們秭歸縣的山水是很有名的。有巫山十二峯在近旁，有浩蕩的長江時時刻刻奏着不斷的音聲。我一聽見她們說起她們的故鄉，就好像在我愛讀的楚辭裏神遊着的一樣，在我面前的王昭君，就好像從宋玉高唐賦裏降下來的巫山神女。她們從她

們那神妙的故鄉，移到這重垣疊鎖的宮裏來，她們的悲哀已就不堪設想了，那知道她們還有更悲痛的事情令人難受。

延壽 (起身) 啊，難受，燠熱得難受！(開正中紗窗兩扇露出一帶庭園雪景)

在室中盤旋)

毛女 (問) 爸爸，你終沒有聽我說的。

延壽 我在聽，你儘管說罷！——啊啊，曩寬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欠伸又自斟一杯茶細呷) 唔，你聽罷。

毛女 我說啊，你總要聽纔行。

延壽 聽，聽，聽，我的耳朵又沒有塞着。

毛女 那王待詔呢，她本是一個孤女，她母親養她到三歲的時

候，父親就死了。她母親纔又抱繼了一個異姓的兒子。這個兒子比王待詔長一歲，她們母子三人便平平安安地過了十五年。不料去年大選，王昭君便當了選，說是是族上的人想謀她們的財產，私下替她在官長處報了名的。當選的消息一確定，要由官府催迫進京的時候，可憐她的異姓哥哥竟跳到長江裏面死了……她們母女的傷心是不用說，可憐她們伶仃的母女又不得不天長地久地永遠分離。好在要謀她們財產的族上人替她們畫策，教王昭君的母親裝着隨身的侍婢，瞞過了獲送的官長，所以她們母子纔得淒淒涼涼地聚首到如今。爸爸，你說她們可憐不可憐呢？

延壽 可憐？她們欺瞞君上，倒是罪該萬死！

毛女 (愕然) 啊，爸爸！你不能那麼說！你要那麼說時，你做的事情

難道不是欺瞞君上嗎？別人家天生麗質……

(龔寬自左戶口倉黃出)

延壽 (見龔寬作怒聲) 龔寬你這蠢才！你去了一大半天，你去幹

了些甚麼？

龔寬 先生，請你恕我。啊啊，我們是罪不容恕！先生，我們是做了

不好的事情！我們是罪不容恕！

延壽 哼，甚麼事情！值得你那樣張譁！

毛女 (兀坐矐目仰視龔寬默不作一語)……

龔寬 先生，啊啊，我們做的這件事情，始終是問良心不過！(抱頭

作俯痛狀坐前刻延壽所坐椅上)

毛女 (轉日仰視龔寬無語)……

延壽 (逼近龔寬坐前) 哼，你瘋了嗎？到底是甚麼事情？

龔寬 (沉默有間始昂頭向延壽) 先生，匈奴單于呼韓邪來朝，你曉得麼？

延壽 好天大的事！我怎麼不曉得，昨天皇帝陛下已經親自對我說了。

龔寬 單于來朝，懇求與天漢和親，皇帝陛下允許了，詔在後宮佳麗中挑選容貌最下乘的下嫁單于。掖庭待詔王昭君，因為她的畫像被先生畫得太醜，她便受了挑選了！

毛女 (作大驚愕狀起立欲行復坐)……

延壽 (貌加冷酷略略頷首)……

龔寬 (垂頭喪氣默有間又斷續作語) 啊啊，不料我們竟作出這麼大

的一件虧心事！……先生，我早晨一出去的時候，我就聽得

這個消息，詔書是昨晚下的，王昭君封爲『寧胡閼氏』，限在十日之內，便要隨呼韓邪單于出嫁匈奴。可憐她們母女

——啊啊，先生，你知道她們是母女麼？

延壽 少張壽些！我比你更還知道得明白！

龔寬 先生，你若知道的時候，那是更好使你傷心了。可憐她們

母女在昨晚上一接受着聖詔，王待詔的母親便驚駭得失了主宰，我今早到掖庭的時候，她是已經發了瘋了！

毛女 (如前)……

延壽 你去了老一大半天，你儘管這麼嘮叨，你幹的事情究竟

怎麼樣了？錢呢？

展寬 先生，我們陷害別人到了那樣傷心的地步，還能說到錢上來嗎？

延壽 哼，沒中用的蠢奴！你怕也和老婆子一樣，一嚇便嚇瘋了！老婆子的發瘋只嚇得你們這些蠢子……只要給我的錢，我可以叫她不會出嫁匈奴，叫那老婆子的瘋病會好。叫她也可以立昇雲霄。她若仍然不給我的錢，我倒打算要去告發她們欺罔朝廷，她們是罪該連誅九族，瘋了，嫁了，還是便宜了她們呢！……蠢子們，你們別都呆呆地如像兩隻木鷄！你們隨便那個都好，你們走一個到掖庭去，去向她們說，說我是有回天的力量的，我說的話當今的天子是句句採納

的。只要她們肯給我重大的報酬，我可以打救她們。我只消向皇帝說，說我獻上去的王昭君的畫像是弄錯了人，我畫好了的一份真本，到今朝纔尋了出來，我只把我的真本，獻給皇上看一眼，包管皇上能夠收回成命——你們走一個去向她們這樣作最後的勸誘罷。問她們究竟想走那一條路！

（兩人均瞠視無語）

啊啊，真是兩隻木鷄！你們都不願意去嗎？

（兩人無語）

你們都不願意去，那就讓我去罷。皇上今天總怕不會來了，我去了，假使皇上來了的時候，你們說我去畫匈奴人騎馬

射箭圖去就是了。

(兩人仍瞠目無語延壽由左戶口下)

龔寬 (自語) 啊，我不想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孔子說『當仁不讓』

於師，……我的師傅這樣的行爲，我是要……

毛女 (起執龔寬手) 龔寬，你不要認他爲師，我也不願認他爲父

了！那是虎豹不如的銅毒啊，我不幸纔生爲了他的女！(啜泣)

龔寬 (吻毛女額默然有問) 淑姬，如今我們不是傷感的時候了，人

落在井裏了，我們應該快去打救，不能再看着別人再從井

口下石。

毛女 是，是的，我們就跳下井去救她，也是應該。我剛纔想了一

下，龔寬，你看怎麼樣？我想我是要去向皇上說，叫他把我假

冒着王昭君，等我去下嫁匈奴。

龔寬 不行！不行！你這怎麼使得！你這不是殺我麼？

毛女 殺你？你是真心肯爲我死的嗎？

龔寬 我怎的不肯真心爲你死？啊，你全然不知道我的心呀！

毛女 我並不是不知道，不過你怎麼總不向我父親提說婚事呢？

龔寬 只怕你父親不肯罷了。

（此時紗窗有人影隱現）

毛女 啊，龔寬，你是太謹慎了。——不是，不是，他已經不是我的

父親！

龔寬 你肯犧牲他麼？

毛女 啊，龔寬喲！我有那一樣沒有爲你犧牲的呢？如今他已不

是我的父親，也不是人，我現刻就爲你犧牲了他，也不吝惜。

龔寬 你真的麼？

毛女 你還要疑心我嗎？

龔寬 那末，你這樣做就好了。（環顧向毛女耳語）

毛女 （頷首）唔，這是最好的方法。

龔寬 但是事不宜遲，我們要趕快做纔行，等到先生回來，便萬事都會休了。

毛女 啊，是，我去取來。（右由戶口下）

龔寬 （起行于於室中呈得意狀）

（漢元帝自窗口現出）

元帝 龔寬——

龔寬 (驚愕) 喂呀，陛下，陛下是幾時駕臨的。

(速開左隔戶月迎元帝入室)

元帝 我已經到了多時了。(坐正中毛女所坐椅上)

龔寬 (捧茶獻元帝)……

元帝 我是已經到了多時，我是從後門來的。我本約的是早上來，却是太來遲了。我來時，教閣人不必報到，我便從花園裏，繞道到這里來，因為我想看幾分雪景。我到窗外來的時候，聽見你和淑姬在談論甚麼，我就不便來擾了你們，——

(毛女攜畫軸一幀自右戶口走出見元帝驚喜)

毛女 啊，陛下，你已經來了嗎？

元帝 我到了多時了，你父親出外去了嗎？

毛女 陛下他到掖庭去了。

元帝 到掖庭去？

毛女 是的，他是到掖庭去了。陛下，你請先看這幅畫像罷。

元帝 畫像是甚麼人的呢？

(毛女開畫軸與觀寬各執一端示元帝)

元帝 (起立觀畫) 啊，好一幅美人畫！(默賞有間) 這畫的是甚麼人

呢？……這是畫的奔月的嫦娥？……是浣紗的西施？……是

爲雲爲雨的巫山神女？……啊，但是這又着的是時裝，彈的

是琵琶。(問) 我想，我活了四十多年，不曾看見過這樣的美女！

啊，但是，你們快些捲好，快些捲好，怕她要離去這個塵寰！飛

回天界去了呢！襲寬，你知道麼？這到底是甚麼人畫的？這畫的是甚麼人？

（毛女捲畫）

襲寬 陛下，請恕臣等死罪，畫這像的人是臣師毛延壽。

元帝 唔，是要延壽纔有這樣的手筆。這畫的究竟是甚麼人呢？

襲寬 陛下，這便是新封寧胡關氏的掖庭待詔王昭君。

元帝 啊，有這樣的神技，有這樣的神技，昨天我纔揀閱過她們的畫像，王昭君的相貌不是這樣的。

襲寬 陛下，請恕臣等死罪，是臣等欺瞞了陛下。

（毛女授畫軸於元帝）

元帝 是呀，我看你們畫家的手腕，說壞時，終竟是不免於欺瞞。

自然裏面本沒有那麼美的東西，一落到你們畫家的手下便另外生色了。詩人也大概是這樣。但是這正是畫家和詩人可以感謝的地方，假使天地間沒有你們，我們是會被醜惡的勢力壓成木塊了。啊，延壽的手腕畢竟非凡，我時常怪他畫的像總比本來的面目美好，王昭君這張畫像當然是離實質很遠的了。

髀寬 陛下，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毛女 陛下，我的父親他完全不是好人！

元帝 (驚疑) 怎麼說？

毛女 陛下，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欺瞞你的事。美的他要畫醜，醜的他要畫美，只看施贈他的賄賂爲轉移。王待詔的本來

面目比他這張畫像還要美得多呢！她那種天界的美終不是我父親的污濁的精神和污濁的手筆所能表現得出的，只因王待詔沒有賄賂給我父親，所以他便故意把她畫成了無鹽一樣，把來欺憫了你。

元帝 唔，有這樣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無怪乎他的像總和實質不同。啊，我真誤我不淺！有這等美貌的人，我怎捨得她去和親呢！

毛女 陛下，王待詔去和親，在她自己或者是情願也說不定。你還不知道她所承受的慘苦呢，陛下！

元帝 是，我約略也知道。但我可以叫她不要到匈奴去。你們知道走向掖庭的路麼？我要去安慰她。

毛女 陛下，你不知道，王待詔的母親已經瘋了。

元帝 淑姬，你說的話是真實的嗎？她怎麼會有母親在這兒？

麼又會瘋呢？

毛女 陛下，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不能不對你說明。王待

詔本是秭歸縣的人，三歲的時候，她的父親死了，她母親撫育了一個異姓的螟蛉，因此便遭了她們同族的異議。去年大選的時候，她們同族人便把王待詔報呈了縣令，王待詔便當選進京，她的異姓哥哥在她動身之前，說是跳在長江裏面死了。

元帝 啊——（作不安狀）

毛女 她母親不忍和她遠離，眼看地角天涯要使她們伶仃的

母女永遠不能相見，她們的悲哀更是不待說的了。還是希圖她們產業的同族人，替她們主謀，教王待詔的母親假充着隨身的老婢，她們母女纔一同進了京來……

元帝 你這是從甚麼地方聽來的呢？

毛女 這些都是她親口對我說的。她們來京之後，可憐又受了我父親的毒害，直到現刻也還陷在掖庭，不得和陛下相見。聽說昨夜和番的詔書下後，王待詔的母親悲傷得喪失了心性，已經成了狂人……

元帝 啊，你不用說了，你不用說了。你們知道掖庭在那兒麼？

毛女 陛下，我們知道。

元帝 你們快引我去罷。（匆匆向後戶口走去）我是一刻也不能遲

延，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了。

（顯寬速前開門與毛女二人默隨元帝同下）

第二幕

玉昭君所居之掖庭

雪景。右翼一帶石山。左後隅現掖庭之一部，庭外有欄干迴護。庭前斜流御溝一道，溝上橫一弓橋，前後有石闌。左路斜走通掖庭，路旁大理石獅各一。右路走入假山，山中隱去。溝岸多古槐，木葉已脫落。槐下有梅花數株，花正開。

背面一帶宮殿的遠景。

王昭君束髮爲辮，着玄色長衣，全無修飾，扶狂母在樹下盤桓。狂母若有所尋索，口中只呼叫「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聲聲不絕。白髮，黃衣，兩眼凝滯。

毛延壽坐左端石橋後闌上。

延壽 (喚母女盤桓至橋頭時) 王昭君!

昭君 (扶母延佇)……

狂母 (欲作馳脫勢) 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

(此語須叫至狂母將死時不可間斷)

延壽 王昭君! 你假如是個聰明人, 我說的話, 你總該明白的了。你欺誑了朝廷是罪不容誅的呢。

昭君 (低抑) 你不欺誑朝廷! 你獻去的畫像是假的, 我早就曉得了。你的目的, 不過想要我給你點子錢罷了。錢我是沒有, 他們要殺我們母女, 我希望他們快來, 好把我們母女所身受的痛苦超脫。(漸漸激昂起來) 毛延壽, 你去罷! 你快去叫他們來, 來殺我們母女!(復扶母往雪上盤旋)

延壽

(沈默了一會)王昭君,你別太倔強了……你並不是在和

我作對,你是在和你的運命作對呀!……我今天來,是爲救你而來,你沒把恩人當做仇人了。……你須曉得,我的勢力是比尋常不同,當今皇上是最親信我的,我說一句,他要聽十句。我把你的醜像獻去,——這大約是龔寬告訴你的罷?——也並不曾料得會生出這樣的結果,我是望你早遲看重了我,我可以向皇帝說明,是我獻像時弄錯了人,我再把你的真像獻去,那時你不愁不能榮達……但是誰能料得會生出這樣的結果呢……

(母女復盤旋至橋頭)

王昭君,現刻還不算遲,我的力量還能救你。我只消把你的

真像獻去，皇上是定能收回成命的。

昭君

（無語仍扶母盪旋而去）

延壽

（起立在橋上往來一兩遍徐徐向母女身旁走去）王昭君，我知道

你就要報償我，你現刻的身邊恐怕也不能夠，可是，我是可

以救你的。（尾隨二人）

王昭君，你看那邊是鴛鴦殿，這邊是披香殿，那兒是玉填居，金壁飾璫，牆不露形，屋不呈材，隨侯明月，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那裏面的人是紅羅綺組，俯仰如神。王昭君，那兒的榮華是在向你微笑……

王昭君，腥膻的北風從沙漠吹來，帶來的消息是，那兒是廣漠連天，黃砂遍地，人如野獸，茹腥逐膻，淫如山羊，狠如犬狼，

穹廬卑陋，夏則燠熱，冬亦不能避寒。王昭君，那兒的淫風也
在向你們笑。……

王昭君，你的運命替你開張着兩條路，你還是想走近路，還
是想走遠路呢？

昭君

（無語如前）

延壽

（愈逼近昭君身旁）王昭君！我其實是……愛你呢！……啊，梅

花沒有你這樣的清艷，白雪沒有你這樣的純潔，春天是棲
寄在女兒們的心裏的，你沒要像那槁木一樣的枯寂罷。（手
撫其背）王昭君！

昭君

（瞋視閃避其手離去）甚麼！

延壽

（佇立復追去）王昭君！我知道你現刻也不會有金錢酬報

我，但是呢，你……你有比金錢還要貴重的花園，你的園門緊閉，是還沒有被人欣賞過。你能够……（纔臉走至昭君面前）

昭君（避易）甚麼！

延壽 啊，我是……（左右顧）我是想吃你這個櫻桃！（雙手搭昭君肩

上欲接其吻）

昭君（放母用力披延壽頰拍然有聲）狗狗不如的下走！

狂母（奔向樹間口中仍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

呢？……

昭君（馳至母旁扶之）姆媽！兒在這里呀，姆媽！

延壽（自捫其頰）哼，你，你打我！你打，打得好，打得好。我叫

你今晚上，你這兩隻母雞便會沒，沒，沒有命活！（匆匆向橋上

陶去)

(劈頭元帝手執畫軸同毛女嬰寬及侍衛數人自山石後走出)

延壽 (驚惶失措) 啊，陛下！

元帝 王昭君呢？啊啊，那是她了，那是她了，(指昭君母女) 那扶着狂母在梅花樹下盤旋的啊啊，怪可憐人的！(顧毛女) 你去請她們到橋上來，我有話說。(顧嬰寬) 嬰寬你去叫御醫來罷。

嬰寬 是。(下)

(元帝及毛女步至橋上延壽及侍衛數人默侍橋之右側)

毛女 (步至母女旁) 王待詔，皇帝陛下召你們往橋上去對話。

昭君 (領首扶母隨毛女至橋上)

元帝 (坐橋欄上) 啊，王昭君，是我害了你們的一家，我自己做了

當代的桀紂。我直到今天纔明白了我誤信了小人。（回顧毛延壽）毛延壽！你來。

延壽
（遲遲而前）

元帝
（以畫軸示延壽）延壽，你這畫的像我應該道謝你，但是你剛纔在這兒做的勾當我是在山石後面聽得分明的了。延壽，我不想你竟有這樣禽獸的心腸！

延壽
（俯首無言）

元帝
唉，人真正是不容易知道的。我平常待你自信不薄，我封你爲尚方畫伯，賜你不少的俸錢，這怕是自有天地以來的破例。你試想，你一個畫匠幾曾有人和一位萬乘的天子稱弟稱兄的呢？

延壽

(如前)

元帝 唉，不想出你纔那麼貪鄙。把你的一枝爛筆來騙女人的錢，污穢我的宮殿。啊，你這禽獸！你這禽獸不如的毛狗！你還在這兒欺凌孤兒寡母，你還想偷食禁樹啦？你這禽獸！你這禽獸不如的色鬼！

延壽

(低首下心地)陛下，你請饒恕我罷。我以後要多替你畫些

……

元帝

(怒招侍衛)來！你們快把這禽獸拿去斫了，把頭首給我送來！

(侍衛數人縛延壽)

延壽

(白眼)喂，漢皇帝，你要殺我了麼？你畫春宮的時候要我，你

如今有了絕代的佳人，你要殺我了嗎？你做起你那個仁慈的面孔，其實你那面孔下面的騷毛比山羊還要長五寸呢。啊啊，我是可以死了。我死了，詛咒你就在今年年內跟着我來！（睥睨其女）淑姬，你也可以榮華利達了。你的買賣做得好，你賣了你的老子啦！啊，可憐你是受了龔寬的騙！你知道麼？龔寬他已經是有妻有子的人呢！而且是花街酒巷的狂徒，他只要看見女人的紅裙便要發瘋的。你以為他是好方正的男子嗎？你假如不信，你可以問問那位王昭君呀！（侍衛強牽延壽）啊，我也可以死了，我是死無餘憾了，王昭君的嫩手打過我的臉，我是死無餘憾的了。王昭君喲！我祝你一生做個永久的處子喲……

(被侍衛強牽下)

毛女

(欲隨復止默倚橋欄俯視)

(舞台沉默只狂母仍連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
聲聲不絕)

元帝

(呆立了一會)啊，這是多麼深祕的天啓嚙！世間上實在是
一個人也沒有了。啊，老媽媽，你是喚醒人世的聖母！你的女
兒是不會到匈奴去的呢，老媽媽，你的女兒是不會到匈奴
去的呢！

狂母

(驟呼呈凝神態)

元帝 老媽媽，王昭君是不會到匈奴去的，我可以任意命人代

替呢。

狂母 啊，是甚麼人在向我講話？

元帝 我是當今天子呢。

狂母 (跪倒) 喂呀！當今天子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呀！

元帝 (扶狂母) 老媽媽，你起來，你的女兒王昭君，她不會到匈奴去了。

狂母 真的嗎？

元帝 我是不說謊的，你的女兒我真的不教她到匈奴去了。

狂母 (起抱昭君) 哈哈，女兒！哈哈，女兒！你是不會到匈奴去了。哈哈

哈，女兒！你是不會到匈奴去了。哈哈，哈哈，哈哈…… (笑倒在
地死)

昭君 (跪撫其母) 姆媽！姆媽！

元帝 (摸母手) 啊, 連脈都停了, 這是怎麼弄起了的呢? 這是怎麼弄起了的呢? 啊, 太醫還不見來!

毛女

(趨撫王母屍立昭君旁無語)

(觀寬領太醫侍衛數人同上)

姆君

(哭聲) 姆媽, 姆媽呀! 你怎麼不答應你的女兒呢? 你就捨你

女兒去了嗎? 姆媽, 姆媽呀! 你再答應你女兒一聲罷! …… 你

睜開你的眼睛, 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姆媽, 姆媽呀! 你就捨你

女兒去了嗎? 你睜開你的眼睛, 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

元帝

昭君, 你別要過於傷感, 她是驚喜, 一時轉不過氣來, 你要

使她靜謐下纔好。

姆君

姆媽, 姆媽呀! 你就捨你女兒去了嗎? 姆媽, 姆媽呀! 你再

你女兒一眼罷……

(龔寬與太醫侍橋右)

龔寬 陛下，御醫來了。

元帝 啊，你們在遲挨些什麼！快走來診察一下罷！

(龔寬與太醫渡橋)

昭君 姆媽，姆媽呀！你睜開眼睛，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元帝 (向昭君) 昭君，你要鎮靜纔行，等太醫來察看罷。(向太醫) 這位姆媽，是纔笑斷了氣的，你快把她救轉來。

太醫 待臣診視。(就王母摸額摸手圍衣摸胸腹連連擺頭)陛下，臣知道，這是不可救藥了。腹部雖有微溫，心竅已不鼓動，脈是停了，額是冷了。雖有扁鵲再生，恐亦無回生之術。

昭君 啊，姆媽呀……（哭泣）

元帝 哼，真沒中用！你們滾罷！龔寬，你教他們來把這屍首抬下，去埋在個好的地方。毛延壽的頭首你替我拿來。

（龔寬揮侍衛諸人運屍同下）

昭君 （掩面跪哭不起）

毛女 昭君姐姐，你不要那樣傷心，我們都是一樣，是甚麼都是失掉了的人，你看我，我連我的眼淚都失掉了。

元帝 （向毛女）淑姬，你也可以去了。

毛女 啊，我也可以去了。但是我往那兒去呢？（離昭君側欲行）

昭君 （執毛女衣袂）淑姬姐姐！

毛女 （佇立）……

元帝 昭君，你別要太傷感了。人死了是哭不轉來的，別把身子哭壞了。

昭君 (起立) 淑姬姐姐，你引我一同去罷！

元帝 (驚愕) 昭君，你去不得，你要往那兒去？

昭君 我要往匈奴單于呼韓邪的幕下去。

元帝 昭君，你去不得，我不要去和親去，我立地換一個人來

代替你就是了。

昭君 你不要我去，我也還是要去。我現在是甚麼都沒有的人，我歡樂也沒有，苦痛也沒有了。我的歡樂我哥哥替我帶去了，我的苦痛我媽媽替我帶去了。啊，我現在只剩得一塊肉，我這塊肉我願有熾熱的砂石來灸灼，狼犬的爪牙來撕裂。

我能看見我的心肝被狼子銜去在白齒中間咀嚼我的眼睛被野鴉啄去投在北海的冰島上納涼，我或者還可以生些苦痛的感覺，或者還可以生些歡快的感覺。

元帝 你別要那麼悲憤，我立刻就册封你爲皇后，你總可以快樂了。

昭君 皇后又有甚麼。能夠使我的媽媽再生？能夠使我鍾愛的哥哥復活嗎？

元帝 你要知道我是愛你呢。

昭君 你縱使真在愛我，也是無益，我是再沒有能以愛人的精魂的了。

元帝 你縱使不愛我，你留在宮中不比到窮荒極北去受苦的

強得多了嗎？

昭君 啊，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也知道人到窮荒極北是可以受苦的嗎？你深居高拱的人，你爲滿足你的淫慾，你可以強索天下的良家女子來恣你的姦淫，你爲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慾壑。如今男子不够填，要用到我們女子了，要用到我們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窮荒極北是受苦的地域嗎？你的權力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你今天不喜歡我，你可以把我去投荒，你明天喜歡了我，你又可以把來供你的淫樂，把不足供你淫樂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了，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爲苦麼？你究竟何所異於人，

你獨能恣肆威虐於萬衆之上呢？你醜，你也應該知醜！豺狼沒有你醜，你居住的宮庭比豺狼的巢穴還要腥臭！啊，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淑姬，你引我去麼？不則我引你去，引你到砂漠裏去！

（襲寬捧毛延壽的首級上）

毛女

（趨前受首）啊，這便是我父親的頭首！父親，你作偽一世，

只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但是我如今也醒了，我當初以爲你的作惡是你自己的罪過，我現在纔知道是錯怪你了。在這天下爲私的制度之下，你喜歡要錢，在這一夫可以姦淫萬姓的感化之下，你喜歡漁色，這個我們何能怪你，爸爸，我是錯怪你了。啊啊，但是，但是你死了也乾淨。你可以少作些惡，

少使人因你的作惡而受苦。(投首與元帝)陛下喲，這是一張鏡子，你可以照照你自家的面孔罷！(挽昭君)昭君姐姐走，我陪你到沙漠裏去！

龔寬 (畏怯地) 淑姬，你怎麼的？你怎麼可以去？

昭君 (向龔寬) 龔寬先生，我多謝你呢。你今天清早不是還強要我和你私奔嗎？我現在跟着我淑姬姐姐私奔了，私奔到沙漠裏去了。

(二女下元帝龔寬矇目而視)

(舞台沉默)

元帝 (溫和地) 龔寬呀！

龔寬 (畏縮地) 陛下，王待詔的話是誣枉臣的呢。

元帝 龔寬，你也可憐！今天我自信很能了解你，我想你也能夠了解我罷？你可以下去了，讓我一人留在這掖庭裏，我不再回宮殿裏去了。

龔寬 感激陛下的恩德。那我下去便把陛下的意旨傳示給他們。

元帝 好，你去，你去，你以後却不要再到這兒來了。後宮裏你儘可以去畫畫，你有甚麼愛好，我也聽你自由。

龔寬 (叩頭)臣死罪死罪，臣不敢了。

元帝 你也沒用怕我。我不怕是一位皇帝，但我們在女人面前，彼此都是赤條條的好，你可以去了。

(龔寬起身下)

元帝（沈默有間）唉，匈奴單于呼韓邪，你是天之驕子呀……

（把延壽首置橋欄下展開王昭君真容覽玩一回又向延壽首）

延壽，我的老友，你畢竟也是比我幸福！你畫了這張美人，你的聲名可以永遠不死。你雖是死了，你的臉上是經過美人的披打的。啊，你畢竟是比我幸福！（置畫捧延壽首）啊，延壽，我的老友！她披打過你的，是左臉嗎？還是右臉呢？你說罷！你這臉上還有她的餘惠留着呢，你讓我來分你一些香澤罷！（連連吻其左右頰）啊，你白眼釘着我，你詛咒我在今年之內跟你同去，其實我已經是跟着你去了的一樣呀。啊，我是已經沒有生意了。延壽，你陪我在這掖庭再住一年罷。（置首捲畫）我要把你畫的美人掛在壁間，把你供在我的書案上，我誓死

不離開這兒，延壽，你隨我到掖庭去罷。

（挾靈軸於肘下，捧延壽首，連連吻其左右頰，向掖庭步去）

——幕徐下——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二日夜脫稿）

卓文君

(三景)

(1)

人物

- 卓文君……………二十四歲
- 紅籬（文君之侍婢）……………二十歲
- 卓王孫（文君之父）……………四十以上
- 程鄭（文君之舅）……………四十以上
- 臨邛縣令王吉（相如之友）……………三十四五
- 司馬相如……………三十歲

此外文君之弟姝各一人蒼頭周大（四十歲）及家僮秦二（二十一、二歲）

時——漢武帝初年。

地——西蜀臨邛縣城外。

第一景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圍繞，屋脊亭榭自山後聳出。

右手臨池樓房一座，額題「深虛樓」三字，窗軒敞豁；下有遊廊，隔牆有圓門一道，與右院通。院落不可見。

樓房中有竹製棹椅諸事；臨池諸面，有欄可憑眺。

林中多木蓮，花正開。

(卓文君與侍女紅簫從側門走上。)

紅 哦好月亮呀！甚麼都像龕在水晶石裏一樣！

文 今晚上怕不早了罷？月兒已經在天心了。

紅 月兒已經在水心了。——

文 怎麼還不聽見彈琴呢？

紅 兩個心中一輪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

文 啊哈，你又在調弄人！（以手欲撲紅，紅奔馳上樓，文隨後。）

(二人在樓上追逐，最後紅簫跪地求饒。)

紅 小姐，你饒了我罷！你饒了我罷！

文 噯，你這沒志氣的磕頭蟲！

說時順口，說後頓首；

我若打了你時，也要污了我的貴手。

紅

（憤憤然起，僥憑正面憑欄上。）

噯，你們小姐姑娘們，真是高貴，真是有志氣，……

你有志氣爲甚麼事事都要求教我們丫頭呢？

文

啊，你生氣了，你生氣了。（撫摩其肩。）

紅

我們做丫頭子的人那敢生氣，我們是沒有氣的墊腳橈呢！

文

啊，你別生氣，你恕我說順了口罷——木蓮花香得很呢！
唉，香得很，是特爲小姐姑娘們香的。

文 啊你打我罷，你請打我出口氣罷（跪下。）

紅 簫姑娘，請你高抬貴手，

打我這個頓首的丫頭！

紅 （嗔然發笑）你這真是有志氣呢！

文 我就是沒有志氣了，嚶，我若是有志氣，早就逃出了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紅 （喚文君起）你聽，好像有琴音呢！

文 （與紅簫並肩坐）你別誑我，我沒聽見甚麼。

啊啊，木蓮花的香氣真好，我一聞着這股香氣，就好像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樣。

紅 你往年一聞見木蓮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嗎？

文 你不說我倒完全忘了。咳，真是使人傷心的木蓮花呢！

紅 爲甚麼又傷心呢？

文 紅簫，你忘記了嗎？——

紅 忘記了甚麼？

文 四年前我出關的時候，不是正當這木蓮開花的時候嗎？出關的前一夜，我們兩人不是在這樣虛樓上，在這木蓮花的香氣裏面哭昏過一次嗎？

紅 哇，是的，我記起來了。那時還是我的不是，我打聽得程家姑爺是目不識丁的人，我不該立地告訴了姑娘，姑娘那時還想自殺過呢。——

文 我素來本是歡喜木蓮花的。我喜歡牠那潔白的花瓣，翡翠

般的綠葉，濃烈的香氣，但是我自從出閣以後，我一聞着牠的香氣，我便要暈倒了。

紅 今年却是好了。

文 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自從前幾天你告訴我，說這兒可以聽見他的琴音，我們每晚上便到這裏來。我們期待着，傾聽着，便把甚麼都忘記了。我把我的病也忘記了。我現在聞着這木蓮花香，我處女時代純潔的前生又好像甦活轉來了的一樣。但是我不曉得是甚麼緣故呢。

紅 怕是程家姑爺死了的緣故罷？

文 怎麼還不聽見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呢。

紅 連二更都還沒有打。

(沉默)

文 你聽，不是琴音嗎？

紅 ……不是，是風吹得竹葉兒玲瓏呢。

文 是從下方來的。

紅 ……是水搖得月影兒叮咚呢。

文 是從遠方來的。

紅 ……不是，不是，甚麼音息也沒有呢。啼飢的鶡聲也沒有，吠

月的犬聲也沒有……

又 啊，沒有。真的甚麼也沒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

(沉默)

(遠處更聲二起。)

紅 小姐，你聽，纔打二更。

文 啊，真的纔打二更。我還怕他生了病來。

紅 小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聽說他正是因爲有病纔從梁國回來的。

文 啊，是甚麼病呢？

紅 是文人害的憂鬱病罷？是月兒害的消瘦病罷？他天天晚晚高興着彈琴，他又時常騎着白馬在官道上馳騁，想來也怕莫有甚麼沉重的病症呢。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豐滿了起來，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說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獨了的緣故罷？

文 好新鮮的醫案，你可算是女扁鵲了。

紅 要小姐纔是呢？

文 你又來了——我記得從前讀他的子虛賦的時候，我以爲

他是古人；不想他纔是我們西蜀的人，更不想在這臨邛地方我們在呼吸着的浩氣中，他也在呼吸。啊，我們真是幸福！我們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樣的一位天才，他將來是要與屈靈均賈太傅們在文學史上爭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賈一樣，不得終其天年而死。

紅 小姐，其實他是不會死的。他是永遠不會死的。你不是纔說他要在文學史上與屈賈爭光嗎？

文 但是呢，紅簫！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這天地間總有許多不

合道理的事情。有許多無足輕重的人，他們在世間上偏能富貴壽考；反是稍有天賦的人，總要爲貧病憂患所苦。

紅 那是不可抵抗的運命呢。

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這天地之間，何以會有這樣悖理的，不可抵抗的運命！——就如我自己……啊，也是太爲這黑暗的運命所播弄了……我聽從親命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像成了個破了的花瓶一樣……（破聲而哭。）

紅 小姐……小姐……

支 紅簫，你是曉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不想再和鄰老禽獸相見了！

紅 小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算是不

幸中之幸呢。——

文 唉，普天下的兒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們誤了！

紅 恐怕也不盡然罷？

文 爲甚麼呢？

紅 我不說，

文 你說罷，說了有甚麼要緊？

紅 說了我怕你生氣。

文 我決不會生氣，你說罷。

紅 那嗎，我說——

文 爲甚麼要說又停止了呢？

紅 小姐，你真的不生氣嗎？

文 我是決不生氣的，我的紅簫呀！

紅 小姐，我覺得說被父母誤了的兒女，多半是把父母誤了的。自己的命運爲甚麼自己不去開拓，要使爲父母的，都成爲蹂躪兒女的惡人？像我這無父無母的孤兒，我倒比小姐們少費得一番心力，我的運命要由我自己作主，要永遠永遠由我自己作主。我服侍了小姐多年，正因爲小姐，你愛我，我也愛你。你不把奴婢待我，所以我也就自甘於奴婢的命運了。不然，我早……

文 啊，紅簫，你別說了。你的話是絕好的教訓。你從今後是我的先生，我要永遠服從你的指導。

紅 小姐，你總是這樣！你一謙遜起來，又要令人難堪。各人的運

命，是該各人自己去開拓的，他人不能指導，也無從指導。小姐，如今又有個絕大的命運的試驗，逼到你眼前來了呢！小姐，你看這短箋上寫的是甚麼？（自囊中取短箋一紙授文君。）

文

（捧就月光中念出：）

「鳳兮鳳兮歸故鄉，

遨遊四海求其凰。

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由交接爲鴛鴦？

鳳兮鳳兮從凰栖，

願託子尾永爲妃。

交情通體必和諧，

中夜相從別有誰？」

紅簫，你這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紅

是方纔秦二交給我的。他剛纔對我說，他清早進城的時候，路過都亭，便遇着那司馬長卿先生。司馬先生問他，前幾天我們家中有琴音遠颺，是誰人彈的？他答應是小姐。那司馬先生便控留着他，轉身去寫了這張短箋，教他回來時，面交小姐。他沒緣遇着小姐，只遇着我，所以他便交給我。

文

啊，他真大膽呢。萬一落到父親手裏，不會起一場險惡的風波嗎？

紅

小姐，你到底怎樣答覆他？

文 你叫我怎樣答覆呢？這種要求，我是萬難答覆的。他怎不向我父親說呢？

紅 小姐，你究竟還是要仰仗父親。萬一父親不允許他呢？

文 …… 噯，我終竟是個弱者。…… 你莫逼我，你等我事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再走絕路罷。——

紅 低聲些，有人的脚步聲呢！

（三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側門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紅燈前行；弟可十歲。）

弟 有人在漾虛樓上講話呢。

妹 …… 唔，那是姐姐和紅簫了。姐姐，我們甚麼地方不會把你找過呀！

文 你們別跑，看跌在池子裏了！

（弟妹上樓，弟投入文君懷中。）

妹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弟 白話白話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彈琴。

妹 討厭的弟弟，你纔不說白話啦！

弟 你纔叫討厭呢，別人家不說白話，你要說白話。

文 你們不要鬧罷，不要鬧罷，你都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弟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妹 我一個人也不回去。

文 那嗎，紅簫，請你和妹妹兩人先回去罷。

紅 好，二小姐，我們先回去罷。（二人下樓。）

妹 （透風廊上）紅簫，你們又在樓上聽琴嗎？

紅 我們是在樓上望月。

妹 我曉得的喇，你們這幾天晚上，都在這裏聽琴，一直聽到夜半，我是曉得的喇。

紅 二小姐，你別到處亂說呢。……（二人由側門下。）

文 爹還沒睡嗎？

弟 還沒呢。

文 你怎麼曉得我們在這兒呢？

弟 我們到你房裏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說：你們一定到漾盧樓去了，她說前兩夜看見過你們來的。

文 爹爹說過甚麼話沒有？

弟 說是明天要請客呢。

文 請些甚麼人呢？

弟 請程姻伯，請王縣令，還要請一位……唉，姓兩個字的先生。

文 姓兩個字的先生？

弟 是呢，說是纔到我們這縣裏不久的呢。我記不起了。

文 啊。要他肯來纔好啦！

弟 姐姐你認得他麼？

文 別作聲！

(舞台左隅有琴聲幽厲而起，隨後有低抑的男子歌聲。姊弟緊相依抱，立樓頭諦聽。)

(歌聲)

柳影氤氳，

四周如夢，

城上已是二更。

我對着明月鳴琴，

漸自覺心魂甦醒；

安得那月裏姮娥，

前來慰我伶仃！

可憐我落拓半生，
無處把心魂寄定；
我好像辭枝落葉，
隨風四處飄零。

我魂兒已倦遊，

身兒又病，

回到故鄉來，

故鄉——

啊，也是一座愁城！

四處都是愁城？

何處是華胥國境？

幾次想，仰我三尺長劍，

令我魂兒飛昇！

(歌聲止息)

弟弟，你怎麼在流眼淚呢？

……

姐姐，你怎麼在戰慄呢？

文弟 啊？……夜深了，冷起來了，我們回去罷。

(二人下樓，携手步迴廊上。)

弟 姐姐，你認得那姓兩個字的先生嗎？

文 他怕是住在我們這隣近的都亭中的司馬先生罷？

弟 是的，是的，是『死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馬兒！

文 (笑) 不是死馬，是司馬呢！

弟 管他『四馬』也好，『五馬』也好，姐姐，你怎麼認得他呢？

文 我並不認得他，只曉得他會彈琴……

弟 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 會做詩賦……

弟 也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 看着路走，別跌倒了。

弟 姐姐，你聽我唱個歌兒給你聽，好不？

文
好，你唱罷。

弟
（手舞足蹈唱兒歌。）

月光
娘娘，

水裏
梳妝。

影在
水中，

身在
天上。

水間
天上兩相望，

一朵
白雲飛過江。

都
朗朗

都
朗朗

都朗朗朗朗

一朵白雲飛過江。

(二人同入側門，餘歌在牆內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惱。

惱得星星長眼睛，

一朵白雲過江心。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朵白雲過江心。

第
二
景

華麗之客廳。

廳下爲庭園，右翼及右後隅有林垣界隔。後通後園。左翼前端有疏籬斜界，有門通外院。

廳上左手，以紙壁爲門，壁上畫松鶴遇齡圖，可通內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四壁爲甃，甃中以藍色蜀錦張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餘壁斂豁，下以碧絨面地。正中陳圓形朱漆矮棹一。

廳之前面，右翼，背面有三分之二，均有廣廊迴護。

(紅簫以白帕蒙頭在廻廊上掃除。)

(秦二由廳後繞上，兩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紅簫脚下，斜

坐廻廊上。)

紅 秦二，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秦 我到司馬相公那里去來，我去催他來的。他在問我，昨晚上的信交到沒有交到呢？

紅 我已經替你交了。

秦 有回信沒有？

紅 小姐說不寫回信。

秦 (含笑) 你請把頭埋下來我向你說句私話。

紅 有甚麼私話好說？

(埋頭就秦二。)

秦 (兩手抱紅簫頭親其頰。)

紅 (披秦二頰)你真膽大!別人看見怎好?……(左側有人腳步聲)快放手,人來了!

(秦二向籬內遁去。)

(卓王孫開左側紙壁門走上,文君與其弟隨後。)

卓 (向紅簫)這麼一大半天,怎麼還在這兒掃地呀?

紅 剛纔老爺插花的時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葉在這廊沿上。
卓 唔,你掃乾淨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來的時候了。

(紅簫下。)

卓 文兒,你看這客廳的陳設怎麼樣?

文 唉，還可以敷衍得過。但是這瓶牡丹花太沒意思了。司馬先生不是會彈琴嗎？我看倒不如把我的綠綺琴來陳在這兒。卓 唔，不錯，不錯。王縣令也是長於音律的。放架琴在這兒是最雅緻的了。——紅簫！紅簫！

（無應聲。）

文 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來好了。（下）
卓 但是這瓶花，也要有人來移動纔行呢。三兒，你去叫周大來。

（三兒下廳，步入簾門內，叫周大。）

（周大上。三兒在園中自行取樂。）

卓 哦，周大！你來把這花瓶移到這圓桌上！
周 是。（上廳移花瓶）老爺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卓 沒有了，你去罷。——轉來！席面是設在漾虛樓上，你們沒弄錯嗎？

周 是，早已陳設好了。

卓 現刻是甚麼時候了？

周 剛纔纔看了貓兒的眼睛，是一根線了。是已經交了午時了。

(文君抱琴上。)

卓 程老爺們怕快到了，你去罷。來了的時候，教他們引到這裏來。

周 是。(由籬門下)

文 (置琴箱內)

卓 不錯，這樣是雅緻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怎麼樣？

文 也好。不過牡丹花，我總不很歡喜。

卓 你談話總不像有福氣的人。牡丹花是富貴花，是花之王，那有不被人喜歡的道理？

文 我就嫌牠太富貴了。

卓 唔，你居婦人的心境，或者是這樣，但是憂能傷人。年青人總還要達觀些纔好——

（文君弟在園中尋紫羅蘭，隨時信口唱歌：

紫羅蘭，紫羅蘭，

摘得紫羅蘭，

把給大姐做花簪。

紫羅蘭，紫羅蘭。

至此摘紫羅蘭一朵，飛上客廳。）

弟 姐姐，你看這朵紫羅蘭花！我把給姐姐簪在頭上呢。

文 啊，謝謝呢。

卓 （坐地，肘倚圓棹上，自語：）說起琴來，文兒，你近來怎麼不大

喜歡彈琴了呢？

文 我有些怕彈琴。

卓 爲甚麼呢？

文 這幾晚上從那漾虛樓東首的都亭中，時時有琴音彈出：

：

卓 啊哈，你說的就是那司馬相如。

文 因爲彈得太好了，所以我怕見笑了。

卓 果真彈得好麼？其實他們那些窮文人，打秋風的慣技，便是離不得賣文賣藝；他們彈琴賦詩，就好像乞丐們沿街賣唱一樣，不見得——

弟

爹爹，你爲甚麼要請賣唱的來吃飯呢？

卓

哈哈，娃娃兒，你還年輕呢，不過我也告訴你罷。你要曉得，屎尿是很齷齪的東西，但是假如是皇帝的屎尿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敢有那種大逆不道的思想，說是齷齪的了。假如皇帝要教我們喫他的御屎御尿，我們也當得是受寵若驚，好像吞食龍肝鳳膽一樣，司馬相如他雖是窮文人，雖是等於賣唱的乞丐，但是他是王縣令的朋友；所以我們請他，並不是請的窮文人，我們請的是縣令的朋友，就好像我們蒙皇

帝御賜排洩物的光榮，並不是吞食的屎尿，是吞食的龍肝鳳膽呀。哈哈哈哈哈……

弟 爹爹，你吃過皇帝的糞嗎？

卓 哈哈哈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文 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王縣令去訪他，他也時常稱病不會呢。

卓 那怕他不肯來！他不來，我們倒可多剩些殘飯來喂狗。

文 爹爹，你說話總是這麼過火！

卓 過火？他鄙薄縣令，只怕是那兒沒有甚麼秋風可打罷了。我們有錢人，那怕他不來巴結？

文 啊啊，爹爹，你把錢看得太重了！

卓 不重嗎？世間上除了金錢而外，那一樣事情辦得到上而天子王公，下而蒼頭走卒，都是我們有錢人的傀儡。一碗飯可以養活淮陰侯，五羊皮可以買死秦宰相。任你甚麼英雄豪傑志士仁人，離了錢便沒有命。

文 假如他是肯來，那是再好沒有。爹爹，我想我們學琴，終是不曾得過名師的指導。我想假如司馬先生肯來時，我們請他住在我們家裏，等我和二妹，專心向他學琴，那倒是很幸福的呢。

卓 幸福的？你真個有點異想天開了！你還年青，又是纔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處女，那個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呢？

文 辦不到嗎？

卓 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弟 只要有錢！不是沒有辦不到的事體嗎？

卓 哈哈……，娃娃兒真聰明！你這一問，倒幾乎把老子問窮了。

啦，三兒，你還不知世故。你要曉得天地間錢自然是很貴重，

但是也還有一樣東西，和錢同等貴重的。

弟 是甚麼呢？

卓 就是名譽呀！錢可買名，名可賣錢，人生沒有別的，就是名與

利紐成的一道彩繩！哈哈！哈哈！

文 爹爹，我覺得教兒女，不當是這樣教法！

卓 呀，你要來教老子了！不當是這樣教法，要怎樣教法？——

(家僮秦二，由籬門上。)

秦 老爺，程爺和王爺來了。

(文君僮弟下。)

卓 (起立) 司馬先生呢？

秦 還沒有來。

卓 你快從後門去催請他去。

秦 我剛纔去催過了。

卓 你再去一趟罷，叫他快來！

秦 是。(繞客廳向後園中隱去。)

(卓王孫整理衣服一巡，下廳步至竹籬門次。程鄭與王吉，笑

語由外院走入。)

程 『有事弟子服其勞，』卓親翁，我邀王公來了。哈哈哈哈哈：

（三人相迎揖。）

王 卓翁，司馬長卿還不會來嗎？

卓 是，治下纔吩咐下人去催請去了。

王 哈哈，今天總要有他來，纔有興致啦。

卓 是。

（三人步上客廳。）

王 （見綠綺琴）啊，卓翁，你真是雅人。我還不會知道你是通曉音律的。

卓 不瞞父台說，治下關於此道，本不擅長，這只是下家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 文君小姐原是會彈琴的，我倒一時忽略了。幾時有機會很想領教呢。

卓 豈敢，豈敢！父台和司馬先生，纔正是如今的子期伯牙，我們今天是定要拜聆幾曲高山流水的。

程 (同時發言) 自古道：『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則。』如今天下，唉，是禮樂久廢了。我們縣裏，得王父台主持風教，使民家女子，也能彈琴，這要算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呢。哈哈哈哈哈。

王 豈敢，豈敢。(略略撥琴數下。)

程 啊，老父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師曩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盡美矣，又盡善也！』（搖頭擺腦，盡一唱三嘆神氣。）

王 （愕然） 哦呀，我那當得起你這麼的稱讚呢！……卓翁，女公

子，多少年紀了？

卓 今年滿二十四歲了。

王 還未字人嗎？

程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不瞞老父台說，文君正是治下的孀媳呢。

王 哦，令郎是幾時謝世的？

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豚兒有棺而無槨者，已經將近一

年了。

王 顏路哭顏淵，仲尼哭伯鯉，這種傷心的際遇，在古先聖哲，也是不能避免，倒虧得程翁曠達。

程 好說，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上天要命我們貧，我們不能富；要命我們天，我們不能壽。治下是『樂天知命，故不憂』呢。哈哈……

王 那真難得——卓翁，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卓翁，你該曉得，司馬長卿名揚四海，如今尙未青廬，假使他能得女公子爲他的內助，那豈不是天作之合嗎？

卓 ……承蒙父台見愛，真是寒門之幸，但是古禮，妻喪三年，小女纔賦孀居，望老父台明鑒，恐怕不便議禮。

王 哦，這是我一時糊塗了，恕罪，恕罪！

程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老父台，要算是今之君子人了。

王 要程翁這麼『文質彬彬』，那纔『然後君子』呢。

程 哈哈哈哈哈……

（秦二自後園上。）

卓 司馬先生到了嗎？

秦 啓稟老爺，司馬相公說，有病不能奉陪。

卓 啊，這定是你們請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馬先生——

66

王 不然，不然，長卿的脾氣，素來是這樣。我平時去訪他，他也屢次謝病，以閉門羹相待；今天還是等我親自去邀他來罷。

卓 那怎敢重勞父台？

王 我們都是如像弟兄手足一樣，不必客氣。

卓 讓治下奉陪同行罷。

王 那也儘可不必，我此去，準定可以把他邀來，長卿是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說，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要他來鑒賞，他是一定肯來的。假如他不來，我也就不再來告別了。恕罪，恕罪。

卓 那真重勞父台了。——秦二，你跟隨王大人，從後門到都亭去來，時候不早了，我們便在漾虛樓相待了。

秦 是。

王 失陪，失陪。

卓 重勞得很。

程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王父台真是「謙謙君子，卑己自牧」呀！哈哈……

（王吉隨秦二，繞客廳由後廊下。）

程 哼！「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我那麼恭維他，他纔不大耳識我。

卓 親翁，你拋文太拋得厲害了。你總是離了書本沒話說的人。

程 親翁，你要曉得，我們考據家的信條，正是「無徵不信。」我爲今天的話材起見，昨天晚上把論語來考究了一個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绩，究竟不錯！像我這樣的人，假使是生在孔子當時，恐怕七十二大賢，要成七十三，「言語宰我子貢」之下要加上我程鄭了。真的，我和子貢總覺得是一流人物。子

貢會做生意，我也會做，子貢會說話，我也會說，子貢聞一知二，我恐怕能夠聞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個方桌是四角，我知道一個年頭是四季，我知道一朵菜花是四瓣，我知道一雙手足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駟馬是四匹，我知道一部詩經是四詩，我知道一個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條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統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國風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真多，真多！——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我終竟不是君子。可惜沒得孔子再生，來品評我一下。

卓 他定會品評你這個骨董是『瑚璉』呢。
程 因為我像子貢嗎？

卓 因為你是『鬚臉』你是一大勞燒鬚子臉。

程 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爲骨董專家了。

卓 我們且把笑話丟開，還是談正經話罷。我不知道他是甚麼

存心，竟替文君女兒說起親事來！

程 哼，可不是嗎？他做起那禮賢下士的樣子，其實他是說錯了

話，轉不過環，纔借故脫逃了。

卓 我的女兒就使要再醮，也說不到那窮措大的分上去呢！

程 可不是嗎？據我想來，怕是那司馬相如和他在暗中作鬼。

卓 真是黃鼠郎想吃天鵝肉了！

程 唉，親翁，說到再醮上來，你的意見究竟怎麼樣？

卓 這有甚麼意見可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女人從一而終」這是古先聖王所定下的天經地義。雖說文君沒有生育，但應該撫養螟蛉，以全禮節啦。

程 這樣是很嚴正的見解。要這樣也纔合乎你我的門第。不過據我想來，古人抱孫不抱子，與其由文君抱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孫了。

卓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罷。趁着還有點時間，我去向文君女兒說明，教她也早得有點把握。她歸寧太久了，也覺不成體統。親翁，你今晚就請在這兒過夜，我要叫她明天就同親翁一路回府去呢。

程 過夜是可以。可是太可憐了，讓文君多住些時好罷。

卓 那是不能，那是婦人之仁了。我看文君近來性情漸漸有些

乖僻，內子死後，沒人可以管束她們，畱在我家終覺不是好事。我暫且失陪了。

程 請便，請便。

（卓王孫開左邊門下。）

（程、鄭一人獨留，偷向四處探視一回，諦聽一回之後，蹣足抵

文君綠綺琴起，親吻不置。）

卓 （復轉身入）親翁——

程 （驚惶失措）啊啊，這架琴……唉，真好，我聞了一聞，到現在

也還有搞了的梧桐的香味。唉——（置琴原處）

卓 哈哈！你的鼻子真好！

程 可不是嗎？琴要是腐敗了的梧桐木製的纔是好琴，古者惠

子「據槁梧而瞑。」所以據小弟考據起來，辨別琴的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氣味，第二要有梧桐的餘香。

卓 親翁，你的考據工夫真高明，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講考據，講骨董的時候了。年青的詩人，要來敲我們的門了，我請你先到漾虛樓去等一下，等我和文君談了便到那邊來。

程 是，是，我就去。

卓 這綠綺琴，也就請親翁順便抱去罷。

程 啊，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懷中。）

卓 我立刻就來呢。（下）

程 是。（抱琴由後首下廳，向後園步去，時掉頭四望，復連連吻琴數次）

・
下
。

第
三
景

舞台右翼爲卓邸後部，一帶粉牆，牆基比地平高可數尺。牆後花木建築疊出，後門一道斜向左，門前有月臺，石欄迴繞，有石階數級。背面左端，臨邛城郭，隱隱可見。柳樹成行，夾着一條官道，直與城通。右側樹列至卓邸後門近處而盡。左側樹列至前首，匯成一林，中擁都亭一座。門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出，直至幕終。

月夜。

(周大立倚石欄望月。)

(秦二匆匆由後門出，將下階。)

周 (瞥見秦二) 秦二，你要往那兒去？

秦 哦，是你嗎？倒駭了我一跳。

周 你這麼夜深，要往那兒去呢？

秦 不往那兒去，我只是出來逛逛。

周 秦二，你今晚上的樣子很高興啦，你有甚麼喜事嗎？

秦 啊，我有甚麼喜事喲，我們做奴隸的人有甚麼喜事喲。周大，我們做下人的人，別人能活五十歲的，我們只算活得二十五歲。

周 怎麼說。

秦 別人一天的時間，整整是他們自己的時間。像我們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時間，只有這夜裏的一半纔是我們的。可憐我們這一半自由的時間，還要完全被那不可抵抗的睡眠奪去呢。

周 哼，你說的話，倒有些像在唱戲啦。因為唱戲的下人們說的口白，通是詩人們幻想出來的。你倒很有些詩人的資質了。

秦 周大，你的口總是這麼辣！

周 不是我口辣，你說甚麼『不可抵抗的睡眠』，我心裏倒有點不高興了。我們在白晝的時候，人家是君主，我們是奴僕；人家是神聖，我們是豬狗；只有晚上睡了，不怕是甚麼君主

神聖也還，是和我們奴僕豬狗一樣，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根毛。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隻角。我們這一視同仁的睡眠，我每晚上盼不得牠早來，你好像還嫌牠來早了一樣。秦二，你以為我在這兒做甚麼？

秦 你在望月罷？聽琴罷？

周 哼，我沒有你那樣雅趣。蘊葱的詩興！我是在這兒望睡眠。早到我眼裏來呢！我這幾晚上，天天都不容易睡熟。文君姑娘雖是喜歡彈琴，但她在晚上是不很彈的。近來來了那位（聲音稍低，指都亭）住在那兒的甚麼死馬死牛，他專門在晚上鏗湯鏗湯地，從黃昏彈起一直要彈到鷄叫，彈得人真是討厭。我倒幾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們做相公老爺的人，

那曉得我們做下人的苦楚呢？

秦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見你，他的腳跡除非他自己想出門，不怕你在外邊就鬧得天翻地覆，他也不動的。今天的醮會，不是費了多少工夫，纔把他請來了嗎？你看他一來，一句也不開口，他好像把我家老爺和程老爺們，看得來好像屎蒼蠅一樣，不怕他們對於我們就好像兩尊活上帝。他一來便彈起文君姑娘的綠綺琴，他彈得真是入神，別人向他說話，向他稱讚，他一點也不管。他彈罷，長嘆了幾聲，連席也沒有入，他就告辭回去了。他這人真是有點奇怪。他好像在嘆息，沒有知音的人心賞他，其實他不曾知道隔牆有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終立着在傾聽呢。文君姑娘說：『他彈着我

的琴，就好像彈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絃，都被他彈得戰兢兢的。——這是紅簫親口對我說的呢。

周 戰兢兢？好呵，好個戰兢兢！就這樣，琴台就變成了寢台了。——

——啊，好孩子，其實你的運氣也不弱，你好像交了桃花運啦！紅簫對於你真不錯——

秦 咳，周大，你那曉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覺，你也是曉得的，不過我並不是怕聽琴吵我，我正是爲了想着她的緣故呢。

周 是你自己癡，你怪得誰呢？你爲甚麼不趕緊向她求婚？

秦 我何嘗不？不過我向她請求過好幾次，她總要叫我忍耐，忍耐。她說，我們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自由的；要想結爲夫婦，

除非得主人許可，不然，便只好脫逃。向主人請求，我不敢，她也不願；她教我只好等待時機逃走——周大，你不是別人，我纔這麼對你說。你要曉得，她說的話我是甚麼都唯唯聽命的。

周

哼，癡孩子！你簡直被婦人的腰帶纏昏了！脫逃？你向甚麼地方脫逃？你怎麼能夠脫逃？你的智慧，連麻雀兒大的腦子也沒有！你們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比你們還快。並且像你我做奴隸的人，除去永遠做人奴隸之外，還有甚麼自活養老婆的本事嗎？脫逃！你們真想得輕巧！

秦

啊，逃不了的嗎？

周

你逃給我看！

秦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瘋了罷！啊啊啊啊……

（在月台上抱頭四竄。）

周 秦二，你怎麼做起了？

秦 （啜泣）……

周 你怎麼做起了？你不真是瘋了嗎？

秦 我能够瘋……我倒……好了。

周 嚇嚇，你真是在說瘋話，好好的怎麼會哭起來？

秦 周大，我告訴你件事情，你千萬別向外人說罷！

周 我這人是素來不洩漏人家的秘密的，你那回晚上和紅簫

私會的事情，我會向別人說過嗎？

秦 謝你，你不曾向別人說過。我在世界上，除紅簫而外，我便只

信任你——

周 你有甚麼話告訴我，你說罷。

秦

周大，你不曉得。前幾天我和那司馬先生遇見過，就是在這
個地方。那時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虛樓上彈琴。他一遇着我，
便問我彈琴的是甚麼人？我答應是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
一刻，交了一封信給我，教我親手交給文君小姐，但是我
交給紅簫去了。我不瞞你說，今晚紅簫纔交一封信給我，要
我親自去交給那司馬先生。紅簫對我說，那是小姐的回信。
她又教我好生準備，她說我們脫逃的機會來了。她教我在
三更時分在都亭聚齊，好隨着司馬先生連夜向成都逃去。
——啊，依你說來，我纔在做夢！逃也逃不掉，教我要苦到幾

時纔了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沉默一響）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那兒，你已經交去了麼？

秦沒，還在我的懷裏。

周哈哈，好運來叩你的門，你纔閉門不納，天上落了個星星下來，你纔說是白火石。你這人真蠢！真蠢！

秦我有甚麼好運？你莫儘揶揄人了！

周我揶揄你？我對於你是表示滿腔的同情的！你把小姐的信給我看看罷。

秦（授信於周）你看得懂嗎？

周我看得懂甚麼，你也要來！不過我們的老主人是看得懂的。

秦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麼呢？

周 拿去請他看就好了！

秦 啊，你要教我告發她們嗎？

周 是呢！這正是好運教你走的一條通路。

秦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樣的壞人，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紅簫？

周 且我壞人好事，我又有甚麼利益？那種事怎麼做得！

秦 嚇，你總是癡，你全不想想，你以為那司馬先生到底是甚麼

人？他不過是個浮薄的浪子罷了。他雖然能夠做文章，但是

他那有我們程老爺利市程老爺有閑，他講骨董講考

據，考證得一本舊書，收買得一件骨董，不費自己一點心血，

便可以利達三江；你看他現在的財產，是多麼雄厚！你聽

見說過沒有？那司馬先生還是有病的人呢！他們說他得的是消渴病，這病是和女色大有關係的。我們假使聽隨文君姑娘去奔從他，那豈不是害了我們的小姐嗎？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一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

秦 唔，還有其次嗎？

周 其次呢，像他那樣漁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紅簫跟了去，也難保得他不雙鵬一箭……

秦 啊，那怎麼使得！

周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二，你是救了你的紅簫。

秦 周

救了又怎麼樣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場虧心事呀。你聽我慢慢說罷，包管你就成婚呢。你曉得不？我們老主人的脾氣，素來是鄙棄文人的。他這次器重司馬先生，不過因為他是王縣令的親友罷了。我們老主人，他最重家規，最重門第，假使這次文君姑娘去奔了司馬，那我們老主人定會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

秦 周

候，第三，你是救了我們的主人。哼，講了半天還是一樣！哼，一樣！你想喫的餅餅就在後頭了。你個蠢東西！你想跟着司馬逃走，你最終的目的，不過是想和紅簫那話罷了。他先就替你雕去了，你還能那話嗎？並且將來一弄到官府手裏

的時候，刑是該你和紅簫兩個賤人受的，你們的皮子纔夠皮條抽呢！但是你若是在事前告發了的時候，那你得了我們老主人的歡心。那時不說你只要一個紅簫，你就要十個百個，老主人也會是千肯萬肯的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去告發了的時候，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真的嗎？

周 秦

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個呆鳥！你在做甚麼夢嘞！你可以醒了！像這樣的事怎麼會是壞事？怎麼會沒有利益？你還是犧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合山，你還是使浪子少犯幾層罪過，成就你自己的百年好事呢？

秦

是，是，我真是在做夢！我醒來了！我醒來了！我謝謝你！我去，我

就去！

(匆匆向園內跑去。)

周 你往那兒去？

秦 我去告發去！

周 甚麼憑據都沒有，你便想要告發人嗎？

秦 (呆然若失) 噢！我真是在做夢嗎？

周 這封信還丟在我手裏，你便想跑去了嗎？

秦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給我，我就去，快要到三更了呢！

周 是，你可以去了。萬一她們先出來了，我便在這兒阻擋着她們。你去向主人說的時候，你能說出是我周大和你同謀，那我也可以沾些利祿了。

秦 是，我曉得。（向門內隱去。）

周 （自語）噯，心裏真好過，就好像嗑了一杯冷醋一樣。

（周大一人，在月台上，彳亍一時，下階，呵欠，自語。）

啊，磕睡倒來了，可是這場把戲，倒不可不看的。

（臨邛城上，遠遠起更三次。）

啊，三更了。她們還沒出來呢。

（此時牆內有人行聲，語聲：『秦二在外邊等得發慌了，小姐

，你聽見他的嘆聲沒有？』無回應。）

（周大忙登月台。）

（紅簫與文君自門內出。）

紅 秦二，你等了多一陣了？

周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紅 (驚) 唔，秦二往甚麼地方去了？

周 交信去了。

紅 替甚麼人交信？

周 替小姐交信，交給我們老主人去了。

紅 (驚怒) 秦二這東西，不想出他纔是……

周 壞家伙呢！他把小姐寫給司馬先生的信來和我商量，他說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發。我說你那樣怎麼對得小姐。他說他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是不許可的。他說司馬先生原來不是好人，只是一個好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從那樣的人；他爲救小姐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小姐

假如去從了那司馬先生的時候，我們老主人一定會悶鬱而死；他爲救主人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他是應該忠於主人和小姐的，他不應該聽紅簫的唆使，破壞卓府一門，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爲救他自己起見，他的良心也教他告發。他在十分痛悔，說他不該受了司馬先生的賄賂，替他圖謀小姐。他說他要補過。他還想點把火去把都亭燒了，是我勸止了他。我說那都亭是官產，燒了是要嚴究的。就是燒了，也把司馬先生燒不死，他是會逃跑的。他聽了我的話，都亭雖莫有燒，但是他終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人那里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看，小姐你……

(場內多人腳步聲……)

(秦二與卓王孫程鄭同出。)

卓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覆了，紅簫，你們要往那兒去？

——文君，你是知書識禮的人，我萬不想你，替我卓門鬧出這樣傷風敗俗的醜事！你這信上寫的是些甚麼話！(將信札投擲

文君。)……

程

(至文君前拾信起。)
親翁，你不必過於生怒。古人說得好，『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怪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說勸她去聽琴的是紅簫，那『鳳求凰』的詩，由秦二手中接受的人是紅簫，轉交給她的人也是紅簫，教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紅簫，如今誘引她出來的人也是紅簫，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是這紅簫丫頭在作祟。』
『中篝之言不

可說也，『我看她們也還是未遂犯，這件事情趁着還未外
颺，最好是就此陰消的好。——啦，文君，你的信中雖然說到
家庭的腐敗，雖然說到舊禮制的束縛，但是你也犯不出這
麼輕賤了你的金玉之質去從那浪子文人，你有些話實在
是誣枉我，但我也計較，你們年青人這樣的誤解本是常
有的。我們也本該替別人隱惡揚善，不過爲解破你的執迷
起見，也不妨對你講講。你知道那司馬長卿究竟是甚麼人？
你以爲他真是極清高極敦厚的詩人嗎？你是被你自己的
幻想誤了。他在梁國就因爲沉溺於酒色，染得一身惡病，纔
落魄回鄉；而且他的家財是一貧如洗，所以他纔來投奔我
們臨邛縣令王公。你看他這樣的人，究竟值得你捨身去從

他嗎？論學問，是華而不實，淺薄無聊。論品行，是浮誕輕佻，恃才誇傲。論財產，是家徒四壁，乞丐一條。像這樣的人，怎值得你去眷愛呢？『昊天不弔，降孽予一人。』不幸使我顏回早世。但是我家產業也儘足使你享福；你就不願回家，便大歸守禮，也是不妨的事情，但你怎可輕賤你金玉之質，做出這樣有傷風教的舉動呢？你是……

卓

親翁，沒有向她說道理的時候！我卓門不幸，生下這種逆女，我不願甚麼，我只願她早死！（向文君）敗壞門風的淫奔婦！你如還知羞恥，你給我死了罷！（擲劍一柄於文君腳前。）

文

（沉默至此始毅然發語）你兩位老人請不要發怒。

卓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你在向甚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欲前撲打文君程鄭急挽制之。）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欲脫程鄭手，但後者挽愈力。）

文 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 （極力欲脫去）啊啊，這樣挽着我做甚麼！你這想爬灰的老忘八！

文

(指程鄭)

你程家的翁翁，我且問你，爲甚麼你娶了無數妻妾，你還四處如蠅逐膾，你還能在人面前道人長短？風教不已被你傷盡了嗎？家庭不已被你腐敗盡了嗎？你罵人淺薄無聊，你的深厚在那里？你的有聊在那里？我對你直說罷！你時常迷戀着我的身子，所以你要把我畱在你家中。那回你寅夜來叩我的房門，到底是甚麼意思呀？

程

沒有那樣的事！沒有那樣的事！你莫冤枉我！

卓

奇恥大辱！奇恥大辱！這娼婦要把我氣死了！（如前）

文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爲我自

己問心無愧。（向卓王孫）爹爹。

卓

啊，誰是你的爹爹！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文

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沒有這種權利！從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塊肉，但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兒戲罷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向紅簫）紅簫妹妹！你與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罷！不怕那兒就是荆棘滿途，我與你是永遠要向生的路上走去！這把寶劍，我就借用了，借用來做爲我們開除荆棘的利器了！（拾劍起，牽紅簫，紅簫不動。）

卓

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秦二，周大，你們快把那潑婦束縛了罷！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暈倒在程鄭懷裏，周大欲動，秦二是縮面股慄。）

文

你們這些髒穢的肉塊，誰敢近我們的身來！（挺劍作勢）

卓 文君，你太過分了。就有話也可以細說，何必那樣性急，揚刀動武，你還有妹子，還有兄弟，也要做個榜樣呀！

文 我就是好榜樣！

卓 你就忍丟下你的弟妹嗎？他們醒來的時候要哭着找你呢！他們醒來的時候，你對他們說教他們到都亭來。我在那兒替他們結識了一位新的姐夫。

卓 你做女兒的責任呢？

文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責任！盲從你們老人，絕不是甚麼孝道！

卓 你就不怕世人議論你了嗎？

文 我的行爲我相信後代的人會來謳歌我。

卓 你守着現成的富貴也不要了嗎？

文 不要說那些話來污穢我！——紅簫，走罷！我們走罷！

紅 (始終低頭木立，至此始抬頭向秦二。) 秦二，你來！你來！

秦 (瑟縮而前)

紅 小姐，你把寶劍借給我。(自文君手中奪劍，向秦二。) 秦二，你這可愛的奴才！你太可愛又太可憐了。讓我把你解放了罷！(挺

劍刺秦二胸。)

秦 (驚呼) 啊，是周大，是周……大……(倒地，流血，死。)

周 (逃入後門) 啊啊！啊啊！駭死人！駭死人……

程 啊呀，危險！危險！她們瘋瘋瘋瘋瘋瘋了！(挽卓王孫同入門中，掩門。)

紅 (拖秦二屍下階，文君隨之。) 哈哈，你死了嗎？你這可愛的奴才！

你終竟得和我一路脫逃了。(面向文君)小姐，我們是永生了呢！我要永遠陪伴着你，我們永生了呢！(攤秦二屍月中)哈哈，可愛的奴才！你怎麼這樣地可愛呀！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樣的白，你的頭髮和烏雲一樣的黑，你的奴性和羊兒一樣的馴，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樣的清，啊，星星墜了，你項上的鐵圈也退了，你終竟得和我們逃走了呢！啊，可愛的羊兒呀！——小姐，都亭便在前面了，我的靈魂，永遠隨伴着你，我們是永生了呢。

(轉劍白刺其胸，撲倒秦二屍上。)

文

(坐地，抱紅簫懷中哭。)紅簫！紅簫！……紅簫！紅簫呀！啊，你便要死去了嗎？我生命的首途，纔要犧牲你這麼高貴的代價嗎？

……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們的婚筵纔就是你的喪禮嗎？啊，（昂頭哀訴）慘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罷！我所渴望着的太陽！我的生命！我的光！你怎還不出來照臨啊，我的紅簫，啊，紅簫呀！我倆的合歡，纔就是你倆的合葬嗎？紅簫，紅簫呀！你終竟就要死了嗎？……

（此時都亭中琴聲劃然中止。）

紅

（星眼微啟，聲低微。）小姐……他……不死的人……來了。（死）

（相如着白色寢衣，長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出。）

（文君昂首望相如，相如至文君前俯視者久之，幕徐徐下。）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夜脫稿）

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

在舊式的道德裏面，我們中國的女人首先要講究『三從』就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人的一生都是男子的附屬品，女人的一生是永遠不許有獨立的時候的。這『三從』的教條真把男性中心的道德表示得非常地甘脆了！

女人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經有了幾千年，現在是該她們覺醒的時候了呢。她們覺醒轉來，要要求她們天賦的人權，要要求男女的徹底的對等。這是當然而然的道理。女權運動在我們中國雖是纔在萌芽，但在他們歐美已經是很有成效的了。『女權主義』(Feminism)一書的作者華爾士(Walsh)曾把女權主義的運動和社會主義兩相比較，他說：社會主義是喚醒階級意識而形成階級鬥爭，女權運動是喚醒性的意識而形成性的鬥爭。

這個比較我覺得不僅在被壓迫者方面的志趣是完全相同，就是在壓迫者方面的態度也幾乎是全然一致。

無產階級困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下，起而對於有產階級提出貧富對等的要求，而資產家對於他們依然持著高壓的態度。

女性困於男性中心的道德束縛之下，起而對於男性提出男女對等的要求，然而男性中心道德的支持者依然視以為狂妄而痛加阻遏。

女性的解放，怕和無產階級的解放一樣，一時總還不能達到完滿的目的罷。

我在此不妨把我自己的態度來表明一下。

我自己對於勞動運動是贊成社會主義的人，而對於婦女運動是贊成女權主義的。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同是一樣的人，女子和男子也同是一樣的人，一個社會的制度或者一種道德的精神是應該使各個人均能平等地發展他的個性，平等地各盡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爲的束縛而於單方有所偏袒。這從個人的成就上和社會的進展上，都是合理的要求；而無如這種要求一般在的人，尤爲是以明理自命的智識階級，卻每每不能理解而橫施攻擊。他們以爲私有財產制度和男性中心道德就好像天經地義一樣，只要這經義一破，人類便要變成禽獸，文明便要破產。其實他們的天地也未免太蹣跚了呀。他們假如真是以人類和文明爲懷，那他們該得知道現在的人類狀況和現在的

文明是靠有產者——專門是有產者的男性——維持發展出來的。那嗎，假如一切的無產者都變成有產，一切的婦女都和男子一樣得以發揮她們的才能，豈不是於人類文明之促進上更加了無限的生力軍嗎？然而他們偏要說是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是洪水猛獸。他們雖在替人類文明設想，我們是不能不替洪水猛獸設想的。一些洪水，一些猛獸，在人類文明之下永遠是洪水猛獸的時候，這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絕大的殷憂呢。私產制度一天一天地發展起去，大資產家吞併小資產家，小資產家又變為無產的流氓，婦女不消說是給着墮落的，到頭是全世界的。人類怕只能歸納成一打半打的富豪，而全世界的文明就要靠這一打半打的人類來維持發展，人類和文明到了這步田步，那

纔可以說全部都要變成禽獸，全部都要破產的呀。我們這些洪水猛獸雖然不敢替人類文明設想，然而不能不替自己設想；所以我在勞動運動上要贊成社會主義，在婦女運動上要贊成女權主義的。

本來女權主義只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的別動隊，女性的徹底解放須得在全人類的徹底解放之後纔能辦到。女性是受著兩重的壓迫的，她們經過了性的鬥爭之後，還要來和無產的男性們同上階級鬥爭的戰線。

啊，如今是該女性覺醒於時候了！她們沈淪在男性中心的道德之下已經幾千年，一生一世服從得個乾乾淨淨。她們先要求成爲一個人，然後再能說到人與人的對等的競爭。但是有人

說：女性是劣於男性的，她們是另外一種動物，她們和男性之比好像是猩猩和人之比。不錯，這種言論在歷史上也誠然可以得
到證明，歷史上女性的成績是誠然不如男子的，但這正是她們
受了 Handicap 的證據呢！她們一生受著束縛，她們一生沒有受過
與男子同等的機會，她們的才能怎麼能夠表現，她們怎麼不能
夠降為猩猩，或者猩猩以下呢？我們試看歷史上有名的女性，便
單就中國而論，如像卓文君，如像蔡文姬，如像武則天，如像李清
照，她們的才力也並不亞於男人，而她們之所以能夠成人，乃至
成爲男性以上的人，就是因爲她們是不肯服從男性中心道德
的叛逆的女性。她們不是因爲才力過人，所以才成爲叛逆；是她
們成了叛逆，所以才力纔有所發展的呀。女子也並不是生下地

來便是猩猩，是男性中心的道德把她們猩猩化了的，我們男子要嘲笑女子是猩猩，但我們男子也有猩猩化的可能性。我們中國人在文化上的表現能力幾乎是減到了零小數點以下的第好幾位了。我們中國的男子不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們中國的男子，把來與外國的男子比較，不是幾乎可以說全部都是女性了嗎？我們中國人的好猜疑，中國人的好忌妬，中國人的好偷惰，中國人的好服從，中國人的好依賴，中國人的好小利，中國人的好談人短長，中國人的除了家事以外不知道有國事，除了自己以外不知道有社會的，這些都是女性的特徵，然而不已經完全都表現到男子的性格上來了嗎？本來女子的性格在根本上不一定就是這樣的害蟲，稍微有些教養的女性，她們把這些惡德都

是能夠超越了的。不過她們之中的大多數，幾千年來久困在奴隸的地位之下，奴隸的根性已經積蓄得很深，這些惡德便不得不成爲她們全部的品格了。她們秉著這些品格起來組織家庭，我們所受的家庭教育除這些惡德之外還有甚麼可以觀摩的呢？我們到此是可以覺悟了。男性中心的道德在第一段的工程上把女性化成了猩猩，而在第二段的工程上更把男性化成了女性。像我們中國這樣個國家真可以稱爲『母國』的呢！我們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難道還能夠甘心墮落，一點也不想自行拯救嗎？

女性之受束縛，女性之受蹂躪，女性之受歧視，像我們中國一樣的，在全世界上恐怕是要數一數二的。『在家從父，出嫁從

夫，夫死從子，』一生一世都讓她們『從』得乾乾淨淨的了。我們如果要救濟中國，不得不徹底要解放女性，我們如果要解放女性，那嗎反對『三從』的『三不從』的道德，不正是應該提倡的嗎？『在家不必從父，出嫁不必從夫，夫死不必從子』——這就是『三不從』的新性道德。這兒不消說是有一定的範圍，就是女性的生活，在這一定的範圍之內，當然有不能完全和家庭的關係脫離的時候——就在理想社會實現了的時代，夫婦的關係至少是會保存著的，但是這兒所說的『一定的範圍』是指爲女爲妻爲母的與爲父爲夫爲子的所應享或應盡的權利義務而言，超過了這個範圍之外的無理的束縛，在男女兩方都是罪過呀。這在女的方面不消說要覺悟纔行，就在男的方面

也是應該要徹底覺悟的。甚麼『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話，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天有時是在地的下面，地有時是在天的上面呀。當從的當然可以從，（如像幼年時分的生活問題教育問題等，）不當從的不能強人以必從。（如像成年以後的婚姻問題職業問題等，）要這樣我們的中國，或者也纔能够成爲男性的中國罷。

在舊式的道德家看來，一定是會詆爲大逆不道的，——你這個狂徒要提倡甚麼『三不從』的道德呀！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但是大逆不道就算大逆不道罷，凡在一種新舊交替的時代，有多少後來的聖賢在當時是謚爲叛逆的。我懷著這種想念已

經有多少年辰，我在歷史上很想找幾個有爲的女性來作爲具體的表現。我在這個作意之下便作成了我的『卓文君』和『王昭君』讓我來細細地向著不罵我的人談談罷。

卓文君的私奔相如，這在古時候是視爲不道德的，就在民國的現代，有許多舊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謂教育家，也依然還是這樣。有許多的文人雖然也把牠當風流韻事，時常在文筆間賣弄風騷，但每每以遊戲出之，即是不道德的仍認爲不道德，不過也覺得有些味兒，可以供自己潦倒的資料，決不會有人嚴正地替她辯護過，從正面來認她的行爲是有道德的。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從一而終』的不合理的教條，我覺得完全被她勇敢地打破了。本來她嫁的是甚麼人，她寡了爲甚麼又回到

了卓家，這些事實我在歷史上是完全不能尋到，我說她是嫁給程鄭的兒子，而且說程鄭是迷戀著她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節目。不過她的的確確是回到了她的父家，而且她的父親卓王孫是十分勢利的人，這在史實上是明載著的。（請參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她大歸了，私奔了相如，這是完全背叛了舊式的道德，而且把她的父親是十分觸怒了的。這全部的事實雖不能作爲『在家不必從父』的適例，但她在『不從父』的一點上的的確確是很好的標本。從來不滿意她的道德先生們當然不止是不滿意於她的『不從父』的這一節，不過這一節恐怕也是重要的分子，而這一節在我的劇本裏面要算是頂重要的動機。

不滿意於卓文君，因而更不滿意於我的劇本的人，在我想

來很多。聽說民國十二年，浙江紹興的女子師範學校演過我這篇戲劇，竟鬧起了很大的風潮。聽說縣議會的議員老爺們，借口劇中相如唱的歌詞是男先生唱的（原劇本登在第二卷一號的創造季刊上，司馬相如一直到底都沒有出場，現刻改變了，）以為大傷風化，竟要開除學校的校長，校長後來雖然沒有開除，聽說這場公案還鬧到杭州省教育會去審查過一回，經許多教育大家審定，以為本劇確有不道德的地方，決定了一個議案禁止中學以上的學生表演了。這些事實我一半是從報上得來，一半是從朋友的口中得來的，詳細的情形我不知道，或許也有傳聞失實的地方，但我想即使稍有失實的地方，這對於紹興的議員老爺們，和杭州的教育大家們是有益無損的，因為他們的行為

總要算是大道德而特道德的了。歌功頌德的文章即使稍微用了一些諛詞，這素來是不犯禁例的呢。

一篇劇本的禁演本來很小很小的問題，並且在中國的現在表演新劇（尤其是新的史劇）的時機尙未十分成熟，我也沒有在這兒大書特書的必要。不過問題是關係道德和教育的根本大計的，我覺我國的男性的覺醒期還很遙遙，我對於那受了冤罪的校長和演員們是不能不深致歉意的了。這篇劇本聽說後來杭州女子師範和北京女子師大都已曾表演過，此外也還有些地方的女學也寫過信來要求表演，這怕是禁果的滋味特別甜蜜，不必就是我的劇本真能博得這許多的同情。不過表演過的都是女子學校，這使我非常樂觀：我想我們現代的新女

性，怕真真是達到性的覺醒時代了呢。

『王昭君』這篇劇本的構造，大部分是出於我的想像。王昭君的母親和她的義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人；毛淑姬和龔寬也是假想出來的——龔寬這個人的名字在歷史上本來是有，他是與毛延壽同時的畫師，但不必一定就是延壽的弟子。他和淑姬的關係不消說更是想像中的想像了。但是這些腳色都是陪襯的人物，我做這篇劇本的主要動機，乃至是我主要的假想的，是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願去下嫁匈奴。

王昭君這個歷史的人物，本是素來受盡了人的讚美和同情的。她的琵琶的哀怨，青塚的黃昏，至今還使人留戀不置。她的行為在事實上本來是一點兒不道德的痕跡也沒有的。她的一

生誠然是一個悲劇，但這悲劇的解釋在古時是完全歸諸運命——就是她不幸被畫師賣弄，不幸被君王誤選，更不幸的是以美人之身下嫁匈奴，（這一層悲哀之中不消說是含有很濃厚的民族主義的彩色的，）這些都好像冥冥之中有甚麼在那兒作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一樣。像這種運命悲劇的解釋，我完全把牠改成性格的悲劇去了。王昭君這個女性使我十分表示同情的，就是她倔強的性格。別的妃嬪們都爭着獻賄於畫師，望其筆上生春以求得君王的愛寵，而王昭君却一人不肯苟同。在她看來，君王的愛寵是不在她的眼中的，君王也是不在她的眼中的，不消說卑劣的畫師更是不在她的眼中的了。她的受選入宮，在她看來，好像根本不是甚麼榮耀的事情，這和一般無主見

無性格養成了奴隸根性的女子是完全不同的。這點是我根本對於她表示同情的地方。我從她這種倔強的性格，幻想出她倔強地反抗元帝的一幕來。我想我的想像怕離事實是不很遠的罷。因為漢元帝看見了王昭君的真美，既是那麼迷戀，竟斬殺了作偽的畫師，那他以君王的權威把王昭君借故控留下來，我想也不是甚麼爲難的事體。王昭君不消說不會喜歡是嫁給匈奴，她之從嫁匈奴只能作爲自暴自棄的反抗精神解釋，不然以她那樣倔強的性格，她在路上也可以如像馬致遠的『漢宮秋』裏所想像的一樣尋個自盡了。愈倔強的人愈會自暴自棄，要使她倔強到底，那由元帝挽留她的一幕是不能不想像出來，但這樣一來我又把王昭君嫁成了一個女叛徒，她是徹底反抗王權。

而且成了一個『出嫁不必從夫』的標本了。

還有元帝的變態性慾，我想在事實上或許也會是有的。照前漢書的本紀讀看來，他分明是能畫能畫的人，他當然是一位風流天子，你看他只看見了王昭君一眼便會那樣執迷，他的好色的程度也是很有點樣子的啦。在全劇中我把他寫得很壞，惹得一位批評家竟罵起我來，說我墮落了，竟寫得出那樣的人物。（原文見民國十二年年末的『學燈』時期和評者的姓名我都不記得了。）我記得小的時候聽過一段笑話，說是有位鄉下人看戲，看見演奸臣的演得太逼真了，一步跳上臺去把那演奸臣的戲子殺了。那位批評家我覺得很有點像這個樣子。他似乎把我自己當成了漢元帝，或者是我這篇劇中漢元帝這個人物。

比較地寫得逼真，這倒是我意想外的成功呢。

以上的兩篇是我完全含著作意來做的文章，『三不從』中算做了兩不從，本來還想把蔡文姬來配上去，合成一個三部曲的。蔡文姬陷入匈奴左賢王，替胡人生了兩個兒子了，曹操後來遣發使臣去以厚幣金璧把她贖了回來。她一生前後要算是嫁過三嫁，中間的一嫁更是化外的蠻子。所以她在道德家，如像朱熹一樣的人看來，除她的文才可取之外，品行是『卑不足道』的，頂『卑不足道』的要算是她『失身陷胡而不能死節』了。這是素來的人對於蔡文姬的定評。但是在我看來，我覺得是很有替蔡文姬辯護的餘地。本來結婚的先決條件要看兩造有沒有愛情。有愛情的結合纔能算是道德的結婚，不管對手者是

黑奴，是蠻子，都是不成問題，一切外形的區別在愛情之前都是消滅罄盡的。沒有愛情的結合，就算是敬了祖宗，拜了神明，喝了交杯酒，種種儀式都是周到至十二萬分，然而依然只是肉體的買賣。不論兩造就是王侯將相的少爺小姐，這種的結合依然是不道德的。我們認清了這一點，再來研究蔡文姬對於胡人的結婚，究竟是不是有愛存在。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我覺得比她的『悲憤詩』要高超得多。有人說十八拍是後人偽造的，但我覺得那樣悲壯哀切的文章，不是身經其境的人，怕不易做到罷。我們看她第二拍的頭一句『胡人寵我兮有二子，』她自己用了一個『寵』字，我想她和胡人的結合至少在外面上是不能說是沒有愛情。惟

其不是沒有愛情，所以她纔『含羞茹垢』和胡人成了夫婦，而且還養了兩個小孩子了。假使曹操不去贖她，她定然是甘居於異域不願回天漢的。不幸的是曹操去贖她，而胡人竟公然賣了她，這兒纔發生了她和胡人的婚姻的悲劇來。胡人的賣她就是證明其不愛她，前日的外形的『寵』到此纔全部揭穿，所以文姬纔決然歸漢，而且纔把她兩個胡兒都一道棄了。我們看她十八拍中那樣思兒夢兒，傷心泣血的苦况，那她終至棄了她的兒子的苦衷，決不是單單一個思鄉的念頭便可以解釋的。她父親已經死了，前夫當然是沒有存在，（看她歸漢後又另外嫁了人便可以知道，）她歸了漢朝又有甚麼樂趣呢？我想她正是憤於胡人的賣她，憤於胡人以虛偽的愛情騙了她，所以她纔決心連

兒子都不要了。她那時候自量是沒有養兒子的力量，或者也是胡人不許她帶起走，所以她後來纔那樣夢魂縈繞痛心號泣的了。兒子她既不能養，畱在匈奴轉是他們的幸福，這也是以反證她假如不受賣，不受欺，她也會終生樂著她異域的家庭而不自悲悔的呢。所以在我看來，我的蔡文姬完全是一個古代的『諾拉』。我想把她表寫出來的已經有三四年，然而終竟沒有寫成。於是乎所謂『三不從』的標本便缺少了一不從，我的三部曲的計畫當然是沒有成功的，但在去年六月我又纔無心之間把『聶嬰』寫了出來。

我最初從事於戲劇的創作是在民國九年的九月。我那時

候剛好把『浮士德』悲劇第一部譯完，不消說我是很受歌德的影響的。歌德的影響對於我始終不是甚麼好的影響。我在未譯『浮士德』之前，在民國八九年之間最是我的詩興潰湧的時代，『女神』中的詩除掉『歸國吟』（民國十年作）以外，大多是作於這個時期。第三輯中的短詩，多半是前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海涅與太戈兒的影響寫出的。第二輯的比較粗暴的長詩是後期的作品，那是受了惠迭曼（Whitman）的影響寫出的。我的詩的創作期中，在這後半期裏面覺得最有興趣，他那時的一種不可遏抑的內在衝動，一種幾乎發狂的強烈的熱情，使我至今猶時常追慕。我那時候的詩實實在在是湧出來，並不是做出來的。像『鳳凰涅槃』那首長詩，前後怕只寫了三十

分鐘的光景，寫的時候全身發冷發抖，就好像中了寒熱病一樣，牙關只是震震地作響，心尖只是跳動得不安，後一半部還是臨睡的時候攤在被蓋裏寫出的。假使所謂『茵士披里純』（Inspiration）的狀態就是這樣，我那時候要算是真是感受過些『茵士披里純』的了。但是自從我把『浮士德』第一部譯了之後，這種狀態我是絕少感受著的了。內在的感激消涸了。形式的技巧把我束縛起來，以後的詩便多是沒有力氣的詩，有的也只是一些空囔。很有些人稱讚我『女神』以後的詩而痛詆『女神』的，但在我覺得還是『女神』裏面是沒有欺誑自己的一樣。

我的信念：覺得詩總當由靈感迸出，而戲劇小說則可以由

努力做出的努力做出來的詩，無論她若何工巧總不能感動人深在的靈魂，戲劇小說的力量根本沒有詩的直切，也怕是這個原故。我自從譯完『浮士德』第一部之後我便開始做起戲劇來了。第一篇的試作就是『棠棣之花』（『女神』第一輯，民國九年雙十節初發表於『學燈增刊』）最初的計劃本是三幕五場，（從嚴仲子來訪之前一直做到聶嫫之死）收在『女神』上的是第一幕第二場，第二幕是發表在『創造季刊』創刊號（十一年五月一日）的。全幕的表現完全是受著歌德的影響（像使聶嫫和聶政十分相像的地方，不消說也是摹做了點子莎士比）全部只在詩意上盤旋，毫沒有劇情的統一，自從把第二幕發表以後，覺得照原來的做法沒有成爲劇本的可能，

我把已成的第一幕第一場（聶政之家）及第三幕第一場（韓城城下）全行毀棄，未完成的第三幕第二場（哭屍）不消說是久已無心再繼續下去了。

突然之間驚天動地地發生了去年的五卅慘案！那天我和全平偶爾要到南京路去。剛好走到浙江路口的時候，看見許多的人衆從對面湧來，市場都已混亂了。我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體。接著便遇著幾個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們纔告訴我們是英國巡捕在工部局門口開槍，打死好幾位學生和工人。那時候另外還有一位友人從對面走來，叫我們千切不要再向前進的，但我和全平却違背了他的好意，匆匆地穿過南京路，先向先施公司門口走去。南京路的交通已經斷絕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

司的兩旁站著無數的行人，擁擠得幾乎水息不通。我剛到先施公司的門口，全平竟不知被擠到那兒去了。先施公司斜對面的工部局門口和附近，站著無數的印度巡捕和中國巡捕，印度巡捕和中國巡捕都是揣著槍的，幾名西捕頭和印度巡捕把掛在頸上的手槍拿在一隻手上，一隻手拿著黑棒，站在街心時常東跑西跑地四處打人，兩眼比鷲鳥還要兇猛。街上愈擁愈多的行人看見打人的跑來了，急忙向後散竄，兩個公司急忙又把鐵門關起來；人漸靜定了，鐵門又從新打開。接著又湧起波浪轉來，鐵門又關了。如此一開一關的間隔，大約有四五分鐘的光景，我們去得遲了一些，那時街上的死骸和血跡已經都收拾乾淨了。從華英街以西是不準人通行的，有不識趣的人要蒙昧地去通過，

當頭就是一棒。我平生容易激動的心血，這時真是遏勒不住，我幾次想衝上前去把西捕頭的手槍奪來把他們打死。這個意思不消說是沒有決行得起來，但是實現在我的『聶榮』的史劇裏了。我時常對人說：沒有五卅慘劇的時候，我的『聶榮』的悲劇不會產生，但這是怎樣的一個血淋淋的紀念品！

我那天在先施公司門前跟著羣衆擁擠了半天。第二天全上海的罷市罷工罷學的形勢逐漸實現，我國空前的民氣澎湃了起來，逐漸地波動及於全國了。啊！那個空前的民氣！那個偉大的波動！後來的結果雖然終歸失敗了，然而使我們全國的民衆知道了帝國主義的野心，知道了外部的高壓的淫威，內部的軟化的鬼祟，都是資本主義的罪惡，我想第二次更有根基更

有具體計畫的掀天撼地的更偉大的波動，不久總會又要澎湃起來的了！我們中華民族是沒有病沒有睡沒有老沒有死的，全世界大革命的機鍵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生在這個地位的青年，是多麼可以有為，是多麼應該徹底自覺自勉，努力奮進的！青年，青年，我們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我們應該一致覺悟起來，一致聯合起來，全世界是在我們的手中的呢！

我在五卅潮中就草成了這篇悲劇，剛好草成，上海美專學生會組織一個救濟工人的遊藝會，叫我做篇劇本來表演，我就把『聶嬰』交給了他們。於是全平替我司印刷校對（『聶嬰』的單行本，便是這時候趕著印刷出來的），葆炎任全劇的導演，貽德在美專的內部奔走一切，全部的十幾二十位的男女的

同志在一百度的暑熱之中忘飢忘渴地拚命演習起來，僅僅十天的工夫便把甚麼都準備好了，在七月一日的新舞臺表演了出來，那時候我們大家的熱心，大家的奮迅！表演的結果在我們作家自己是只有感激，只有感激，只有感激的。聽說那天的收入共有七百多元，爲數雖然不多，對於站在第一戰線上的工友們雖然沒有甚麼多大的效益，但是我們那時候的熱心，我們那時候的奮迅！我最受感發的是那位扮演聶嫫的陸才英女士。聽說她本來是有肺病的人，已經是輟了學的，她自己甘願來表演聶嫫。她冒著炎熱，每天上學去練習，練習到第三晚上，竟至吐血來了。大家都愁著，怕全部的計畫會要破壞，因爲難得找人來替代她的，但是她却堅忍不屈，就是吐著血，她也要支持到底。她

終竟同著其餘的熱心的男女同志，在七月一日把全劇演完了。啊，她這種精神，怎麼能夠叫人不佩服呢！啊，中國的新女性，中國新女性的戰鬥者！我讚美你，我讚美你，我祝你的精神永遠健在著罷！肺病有甚麼？肺結核菌又有甚麼？就像資本帝國主義者，軍閥——甘做外人走狗的軍閥一樣，他們縱能蹂躪得我們的肉體，但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不屈的精神，他們又能夠怎麼樣呢？我們的肉體，一死就算了事，他們總不能使我們再死，三死，四死；但是我們的精神是永遠不死的呀！

『聶嬰』的能夠演出不消說是全靠諸位演員的熱心，但此外還得力於不少的友人的贊助。就中如歐陽予倩先生替我作曲，他還親自到美專去，教過她們唱歌，教過她們跳舞，汪仲賢

先生擔任後台的指導，裘翼爲先生擔任背景，我都是很感謝的。當時我們的目標是在救濟工人，我們的熱心都是超過於友誼的界限以上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的戰線上努力，並不是誰替誰幫了忙；但是我的劇本是在五卅潮中草成，而使我的劇本更能在五卅潮中上演，以救濟我們第一戰線上的勇士，這在作家的我自己，豈不是比誰也還要更受感發的嗎？啊，時候已經過去了，但是那時演戲的聲音，那時演戲的情趣，猶歷歷在我的耳目。『聶嬰』此劇以後總還有演的機會的。但是無論就怎樣成功，怎樣能够博得觀客的讚賞，要使我能夠有第一次這樣的感激的，恐怕是永遠沒有的罷。第一次演員的姓氏附錄於次，以誌謝意。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上演於上海新舞台

劇中人

演員

聶婆

陸才英女士

酒家母

柳演仁女士

酒家女

裘德瑜女士

幼女

陶式英女士

盲叟

劉枝

游人

陶炳耀

衛士甲

徐文碧

衛士乙

張渡

衛士丙

蔣兆餘

衛士丁

陶炳耀

士長
三一

魏廷鶴，張翰芬，林子堅

以上我把『聶嬰』的創作史和上演史叙了一大篇，捉題太扯遠了，還是歸到本論上來罷。我上面說過，我本是想把王昭君，卓文君，蔡文姬三人作爲『三不從』的三部曲的，但是蔡文姬我終竟沒有做出，不過聶嬰也不失爲一個叛逆的女性，所以我就把她收在這兒，編成這部『三個叛逆的女性』舊式的道德家要說我是大逆不道，那我是甘居於大逆不道，但我不幸的是看見有些新人，他們看見我愛作史劇竟有目我爲復古派，東方文化派者，那真不知道是何所見而云然。不受人了解我覺得還不要緊，受人誤解我覺得是頂不愉快的事體，我做這篇文章的動機也就在這兒。

十五年三月七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發行



三個叛逆的女性

版權
所有

著者 郭沫若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本書實售
大洋六角

光華書局出版新書之一

文藝論集

郭沫若著

實價九角

小說論

郁達夫著

實價二角半

夢裏的微笑

周全平著

實價七角半

東海之濱

倪貽德著

實價四角

死人之嘆息

滕固著

實價四角

悵惘

馮都良著

實價三角半

告 預 版 出 局 書 華 光

文 藝 論 集 (論 文)	郁 達 夫 著
聖 母 像 前 (詩 集)	王 獨 清 著
迷 宮 (小 說 集)	滕 固 著
前 夢 (小 說)	葉 鼎 洛 著
獄 中 記 (小 說)	索 非 著
現 代 戲 劇 論 (論 文)	徐 公 羨 著
中 國 勞 動 問 題 (論 文)	唐 海 編

光華書局出版新書之二

不平等條約的研究

張廷灝講

實價五角

兒童愛

潘公展譯

實價二角

中國婦女的戀愛觀

王平陵著

實價二角

新英雄主義

華林著

實價一角

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漆樹芬著

實價一元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著

實價四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947B

子部書
1881